讀禮通考

讀

三十止

口 12
1062
120

門 口 12
號 1062
卷 120止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十六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 秦蕙田 撰

喪制九

違禮三

喪中宴客

晉書劉隗傳盧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劾奏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 詳見一百十三卷不及禮條

顧炎武曰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為重是以上掛彈文下干鄉議今則有訟齊衰而入大夫之門倖瀆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髽踊方闋衎饌已飾敗禮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繼矣

隋書禮志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期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

小功已下假滿依例 唐百官志文同

舊唐書穆宗荒於酒色纔終易月之制即與勳臣飲宴李珏與同列上疏論之曰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蓋苟有所見即宜上陳況為陛下諫官豈敢腹誹巷議辜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皆云有詔追李光顏李愬欲於重陽節日合宴羣臣儻誠有之乃陛下念羣臣敷惠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執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過密勉禁蓋為齊人合宴內庭事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為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綸苟玷皇猷徒章直諫臣等昧死上聞且光顏愬久立忠勞今方盛秋務拓邊境如或召見詔以謀猷褒其宿勳付以疆事則與歌鍾合宴酒食邀歡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纘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考理因心形於詔勅固以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慎威儀係特聖德而已上雖不用其言慰勞遣之

〔二〕程全書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朱子語類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如之何曰與無服之親可也○又曰喪祭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

元典章延祐元年七月十二日承奉江浙行省劄付準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準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咨備監察御史王奉訓呈伏以父母之喪三年天下之通喪也死斂葬祭莫不有禮禮曰被髮徒跣居於倚廬寢苫枕塊哭泣於世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又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

弗至經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此孝子哀感之情既斂
既葬祭以其時期而小祥又期大祥三年禫祭霜露既
降春雨既濡悽愴怵惕如將見之此孝子終身所不忘
豈拘於三年哉去古日遠風俗日薄近年以來江南尤
甚父母之喪小斂未畢茹葷飲酒略無顧忌至於送殯
管絃歌舞導引循柩焚葬之際張筵排宴不醉不已泣
血未乾享樂如此昊天之報其安在哉興言及此誠可
哀憫若不禁約深為未宜莫若今後除蒙古色目合從
本俗其餘人等居喪送殯不得飲宴動樂違者諸人首
告得實示衆斷罪所在官司申禁不嚴罪亦及之不惟
人子所有懲勸抑亦風俗少復淳古宜從憲臺劄付各
道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本臺看詳國家以風俗為
本人道以忠孝為先可以移忠可以事上忠孝既立則

人道脩而風俗厚為治之至要也三年之喪古今通制
送終營葬人子大故塗車芻靈禮亦有之至若忘哀作
樂張筵羣飲敗禮傷俗宜從合干部分定擬通行禁止
相應咨請照詳準此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參詳
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終身而不能報聖人定立中制以
為三年之喪送終葬祭當盡其禮若居喪飲宴殯葬又
動樂聲實傷風化如準御史臺所言除蒙古色目人各
從本俗外其餘人等禁治相應得此送禮部行移刑部
議擬去後今據禮部呈移準刑部關議得父母之喪至
於哀感其居喪飲宴殯葬用樂皆非孝道除蒙古色目
宜從本俗餘並禁止敢有違犯治罪相應關請照驗準
此本部參詳如準刑部所擬徧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
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丘濬曰今世俗於親賓來弔奠徃徃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是正呂與叔所謂如待以常賓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者今世俗之人送徃之日親友醵錢爲主人設宴於墓所醉飽歌唱甚者孝子亦預飲啜此何禮也今擬親賓之來路遠者令無服之人設素饌以待之似亦無害但不可飲酒耳

餘冬序錄程伊川先生充崇正殿說書神宗除喪有司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詔遂罷之伹仁上仙東坡爲禮部尚書與禮官及太常諸官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禄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煖孝東坡上疏以煖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二公所言大抵一意足以爲議禮之人式矣

黃佐鄉禮凡居喪弔賓至不許用幣不設酒食惟自遠至者爲其素食不用酒

呂柟禮問喪問葬時執事之客用酒肉乎先生曰然不以哀而至者酒肉可也迎會葬之客用酒肉乎曰不可強也然則程子陷人於惡之說非與曰程子道廣

馮善家禮集說廣記曰凡喪家爲酒食以待弔者皆不可受

呂坤四禮疑喪禮非禮也有不可無所止棲飲食弼牧無所資賴簞居窮鄉鄰里宗族無可依者其孰主之禮有不便且近日祭奠酒肉果肴自足燕賓不損送終之費司賓又自有人無勞孝子之陪不然留遠客之無館者可也近賓大都不出得之丘文莊云設素饌則近矣素食喪家事也小功緦麻之親既殯飲酒食肉況無服之賓爲設素食可乎其燕當殺常席三之二可也○北方喪家設祭徧請弔客孝子哭於前衆賓拜司賓陪坐於客位祭畢喪子謝客大張鼓樂醉飽歸而送胙謂之行家禮不知家禮有此否夫生者與死者

終身相與燕飲親洽今停柩在殯而親友宗族寧不泫然而赴召作樂燕笑爲懽不思陪者何人何忍舉杯賓主有慚於杜黃矣宜革

乾學案丘氏素饌之說善矣呂氏乃非之何與昔王文成居父喪湛文簡來弔款之飯見肴有肉文簡啼然門人以告文成不答蓋文成之待弔客原用素饌唯高年遠客則間以腥味二品其待文簡正以高年遠客之故而文簡秉禮終以用肉爲非故當時論者皆兩是之若依呂氏之說則是待弔客無異於待常客矣豈孝子所以自處亦豈所以處秉禮之君子哉徇流俗而忘正禮呂氏於是乎失言矣

宋知德曰錄酒所以合歡禮父母死三日不舉火人子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斬衰之喪既殯食粥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食醴酒來弔之客非大功則小功非小功則緦麻菜果醯醬小功緦麻不食醴酒來弔之客非大功則小功皆不敢食又敢飲主人之酒乎至於凡民無服

孝帛

楊士奇集遺命凡今喪家遇親朋來弔者皆散孝帛

此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蓋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可進凶物請他人為己持孝大非禮吾死後切不可行或有縉紳大夫來弔者待賓者明知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

來知德日錄今俗有翦麻布散弔客名為孝帛殊不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縷各有精麤今不論精麤而亂加人之首豈無素冠禮不可弔白馬素車弔客當然而主人反以素布加弔客之首何哉此孝帛所當革者一也

顧清論喪禮書送帛謝孝二事諸公之論互有異同僕案此二條者家禮無明文惟居喪雜儀中謝狀式下注云三年之喪未卒哭只令子姪發謝書今之謝孝蓋昉於此然只令子姪發書則未嘗躬詣人門如今所謂謝孝也今諸君謂不當革者一也

服禮三年之喪既葬換葛衫小祥換練服以矣而輕而墨衰從事古猶不廢齊斬之服豈所以為容者而欲其以此叩人之門乎凡荅謝或在既葬之後而送帛必於未葬之先既葬猶令子姪發書則送帛而子姪出名未為無據又所以令子姪發書者非自為尊大也蓋以孝子居喪神志荒迷故設讓喪設司書設

之喪有匍匐之義亦不忍飲酒若公然飲酒則昔人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也此飲酒食肉必當革者一也

陳用賓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又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夫自朝至於日中昃謂之日弔日不敢樂不飲酒食肉則一日七情惟哀為易感而難化誠敬之至故也故未哭弔而已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既哭弔而猶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故曰君子哀樂不同日以全哀也觀此則凡為賓客者豈宜飲酒食肉於喪家邪

姚翼家規通俗編客弔眞畢主人哭入喪次主宮者陪客出廳事或獻之茶道遠者小憩之○越俗禮待弔客必極豐侈陽明先生居喪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則蔬食中間脾二品此可以為法

張文嘉齊家寶要凡賓來弔者道路如遠當具素餚待之今人或盛張酒食甚違禮制○喪家用齋正儒者守禮事也奈何其背而不遵邪揆其所由皆緣孝子忘哀而飲啖不得不以酒奉親賓客強予罔極之恩粉身難報乃區區一飲食間不能少盡此心乎今縱不能遵不食菜果之文亦當恪守不御酒肉之禁其待賓自入斂開喪以至舉殯安葬一切皆用素餚從事以遵典禮誰無父母人同此心則弔者自皆大悅雖善諛者不能肆其諛束矣當此風俗頹敝之時力行古道上則盡孝報親下則主持名教吾厚有望於

忠信篤敬之君子○又凡喪皆宜齋素不獨親喪為然

宋董祥讀禮紀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禮也吳俗不為之考凡有喪倫為訃告甚至邀人以弔於訃狀中書儻蒙光弔不勝哀感等語弔者毋論知與不知概為之弔喪家設盛餚飲酒歡笑鳴呼喪所何地也竟為酒食燕樂之場知禮者痛革之惟遠方親長即設蔬食四品豐則隅盥二品止矣至於喪狀繳訃亦失

司貨各掌其事以不奪孝子哀戚之情此古人制禮之意也今士庶之家固不能然若卿大夫行之自不為過但以其他大節或未能一一合禮而獨於此行之所以致此紛紛之說耳温公云凡弔及送葬者當問主人所乏分道營辦貢者為之執紼負土毋擾及其飲食財貨夫帛非財貨之類乎今不以受者為非而顧議送者之得失亦見其過矣原其所以蓋由其他失禮皆無預於人而此一節乃類於輕己所以於此見之獨詳而於彼則不覺耳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假令送帛謝孝皆禮所當然孝子行之又一一合禮亦不過所謂易耳未見其為盡善也況今之送葬鐃歌聒天旗旛翳日倡優妓樂填塞道路皆孝子慈孫所不忍見者既已恬然行之則此二事當與不當又何足計乎大抵今之行禮者多遺其本而粉飾於其末論其事者亦忘其大者之為非而指摘其細小之一二是皆所謂拔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

錢啟曰禮經家禮俱無謝孝之文瓊山丘氏曰今之居喪者舍朝夕之奠奔走道塗有涉旬經月而不歸者或有不行弔賵賻馬亦大違先王倚廬之制矣五經通義云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穀梁傳曰周魯各有喪周人曰吾君也魯人曰吾君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是天子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是天子猶以其未葬而不使奔喪魯人在喪即君亦不往弔無非體孝子不忍離几筵之意也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則弔喪之不荅拜明矣況今乎畢而孝子哭出擯贊拜賓已畢謝孝之禮何必他日又踵門乎此非禮之禮即曰違衆當所弗避也

乾學案送帛一事古禮所無古人於凡民之

喪匍匐救之有襚有賵有賻有贈其族更相

為周恤賵賻承含皆有正禮否則有司罰之

喪中往往有餘財故惟君子不家於喪而今

日吳中喪家反罄財以待親黨朋友脫或不

然人必譏為惜財棄禮故雖貧者亦多勉強

從事此實非禮之至不可以不正惟知禮君

子不顧世俗之浮議而直已之亦挽回陋習

之一端也○謝弔已見第四十四卷拜君命

及賓條當參考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碎剉布絹給散親識孝帛有費於財無益於事然世俗行之久矣當如何曰葬具已備而有餘財不免隨俗行之若家無餘財固懼薄俗非笑致責田宅以營辦者決不可也甚至衣衾葬具反為苟且棄本逐末莫此為甚士君子當力變之移此布帛之財厚其葬具豈不美乎

異姓為後

春秋襄公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注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

也但莒外孫故曰舅出○疏蓋舅出也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于謂之出也言蓋者公羊子不受於師故疑若下傳蓋欲立其出也之類莒將

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

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立其外孫書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

穀梁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注外相如不書為魯事往故同於內○疏公羊以繒世子巫是繒之前夫人莒女所生其巫之母即是魯襄公同母姊妹繒更娶後夫人於莒而無子有女還於莒為夫人生公子但繒子愛後之夫人故立其外孫莒之公子故叔孫豹與世子巫如晉訟之此傳自云為我事往也不知更為何事故徐邈注此取左氏為說云為我事往者謂請繒於晉以助己出賦也今范云外相如不書為魯事往故同於內也下文滅繒此傳亦同公羊取外孫為嗣則此之如晉同公羊理亦無損但巫縱與魯同是莒之外孫傳不得云為我事往也況又上四年范注云如氏襄公母弟非莒女也若同左氏則於傳文為順未審范意如何或當范雖從公羊外孫為嗣此明如晉非為外孫

春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穀梁范甯注繒以外甥為子曾或狄之不若故序吳下○公羊何休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鄫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經書莒人滅鄫又與巫訕巫當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

六年秋莒人滅繒范甯注莒是繒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何休注莒稱人者莒公子繒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

穀梁傳非滅也注非以兵滅

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注滅猶亡亡猶滅家立異姓為後則亡國立異姓為嗣則滅既盡也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注繒不達滅亡之義故國滅而不知莒人滅繒

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疏重發傳者非兵滅故重明之由別之不別也言繒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姓而繒不別也為解云別猶識也言繒君惟識知國須立後不能分別異姓之不得

胡安國傳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因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後與

黃歇進李園之妹與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慤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張栻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釐分縷析血脈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為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為諸侯而立異姓以治祭祀如鄫子之為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皆不深切著明哉

家鉉翁曰周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為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為非滅如鄫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苟以為莒實滅鄫則是時晉悼主盟豈有莒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

盧陵李氏曰滅鄫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右氏者豈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故以此為非實滅乎趙子案其傳情以為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令奉鄫祀然神不歆非類皆使鄫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為附庸後魯取得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

通典後漢吳商異姓為後議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邪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頃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為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魏時或為四孤論曰遇兵飢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麻親其死必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

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然不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為後禮也家禮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理為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且褒以長養於褒便稱曰褒姓無常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徐幹曰祭所生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為立宮室別祭也）有子可以為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吾以為田議是矣王脩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子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

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恩也棄絕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為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絕之君子以為不孝及其復為母子傳以為善今宜謂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為報父在為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已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恩備矣崔凱喪制駁曰以為宜服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蘧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荅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理矣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婦為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

一等○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是事祓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使其子不存邪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人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舍己族而取他族為後若已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加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親絶嗣者便當還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祭祀是也

三國志魏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謚為平原懿公主取母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悳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備有闕乎

顧炎曰案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魏武之於女淑是遷葬也是嫁殤也皆逆禮亂倫之大者至於以郭後甄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何曹氏之悖謬一至是邪

晉書賈充傳充薨子黎民前死無嗣充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蚤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

取外孫韓謐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
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
自非功如太宰皆不得以為比及下禮官議充謐博士秦秀議
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
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從之
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
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
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
耳又案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
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
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
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
殷仲堪傳仲堪為荆州刺史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

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烝嘗不聽別籍以避役
通典范甯與謝安書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
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
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陳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
其一氣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至正大公之舉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
人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陽若有繼
陰已絕矣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為後聖人書曰莒人滅鄫是也
唐順之論施推官墓志有名漸者蔣氏姊所生子也初公未有子因子漸公卒
漸行三年喪以子報之觀公之所以待漸與漸之所以報公者鄉人皆以為厚
而予以此未知公之心也嗚呼甥舅之不相為後也久矣古者緣恩以制服據
義以立宗故祖免無服之族人且得相後而功服之甥舅且不得相後是古人
所以敬祖重宗也誰能易之以公之意固知漸之不能久於施氏而況施氏之
有後無後固不在漸矣觀公嘗錄永東日記所載周氏之事及諸子荅汪尚書
之書而自題其後益不以周氏之祭其外家為是而必以朱子為
外家立後之言為不可易也此固公之所以陰屬意於其漸者與
梁紹姊養子歸宗議禮異姓不相為後蓋神不歆非族以他人之子承祧與斬
其祀等故春秋書莒人滅鄫是也律有立嫡子違法一條中云凡無子而乞異
姓人子為後及以己子與人為後者罪惟均其子歸宗是則養子為後有亂宗
之嫌君子設遇此等斷當救歸所生以復其姓必矣然而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其間事勢亦有經變難以畫一論也故律又曰在三歲以下收養者許從其姓
但不得便立為後蓋以此人幼稚未識所生無復姓之道而養父仍當自立其

宗差優並全耳然其意本為勳貴之家冒姓襲爵而設也若事殊冒蔭情均式穀亦既許從其姓雖不承祧已同親禰假令所養之家旁支悉斬無可援繼便以養子為嗣生事死送不猶愈乎故律文於昏姻條有乞養男女之說是又明為單傳絕嗣者善通其窮矣況子於父母恩稱罔極生之育之亦各載半古人有四弧之說若棄而不收立同溝壑賴有公姬為之存活即非遺體事豈所天此不得以育之恩輕於所出也明矣故趙武報程嬰存孤服喪三年為之祭邱甲乙之獄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可知有子不能育而乞人為子者有毛裏之屬而鮮顧復之恩則沒身不得疵其謂他人父也昔葉夢得在許昌歲浸民飢患遺棄小兒三人收養乃為書籍給之令依養父母姻所生不許復認蓋父子本天屬亦有義合勝天者固事之變矣若在有知以往難昧所生者奈何王脩以為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古之道也然長育本生恩義並重其間又當因時制宜焉庾蔚之曰使所養之父有後可立當為置後而還本宗喪之如同居繼父服齊衰周若所養無後宜停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俟已有子以後其父本有後之先則立室以祀之是也此論近情通俗然在今則依律歸宗更無敢異者要之善處始終不負長育豈不朝汰大以為是哉晉范甯孤子隨母改適朱氏遂冒其姓長仕於朝奏復本姓為范念繼祖之恩則沒身存恤亞於同產應幾兩得之後之君子猶宜歸功所養一辭再讓庶幾合於禮矣

育恩動亦不得輕則復姓置後制服亦不得過為輕重而撫失其中若夫為人父母者既以螟蛉為子成立即奪之歸己使為子者進退維谷育寄子之言終有驃騎許父之事猶宜歸功所養一辭再讓庶幾合於禮矣

汪婉為外祖後薛嶺之嗣於毛也始與春秋莒人滅鄫鄫與子則曰不類鄫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為後今毛氏既後外孫是不可以已予為人後者為之子莒公子之後鄫也為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為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始再閣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排莒鄫類也思神不歆非族當廣之之歲時祭告也毛之先人享之乎不享也其稱孝孫也孝曾孫也毛之先人受之乎不受也揆之於禮失孰甚焉然則反汪之姓受汪之祀是在善繼廣之志者或謂世俗往往養他姓子為後或所養後者宜如之何予曰先儒嘗言之矣所養父母而未有後也宜立別室以祭今毛氏有後矣有後則雖不祭可也舊譜附廣之一支於譜末予仍系諸次馮公之後以俟知禮者云

乾學案汪氏云鄫無後而以莒之子為後鄫未嘗無後也公羊傳明言鄫世子巫是鄫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鄫更娶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為夫人生公子鄫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鄫先已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鄫世子巫而左氏謂之大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為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衆著之適長而暱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為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意者其

別有故而傳之或謁與今但以公穀之辭推之其罪實浮於賈充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無後者為之置後今鄧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為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鄧喜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斷者也

合葬前夫

晉書卞壼傳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期壼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出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為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地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為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

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絶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絶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繇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繇弘宮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

乾學案合葬前夫此所僅見使死而有知何以見前夫於地下其悖禮乖義孰甚焉卞忠貞之論正矣

佛事

北史魏胡太后父國珍卒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

乾學案七七百日之說本出於釋氏不知何王之時竟用以為治喪之節其見於史傳則惟此為始將爾時初用其說邪抑其前已有之邪然不可考矣

北齊書孫靈暉傳靈暉嘗為南陽王綽師及綽以罪誅靈暉遂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行道

萬斯同曰古之喪禮無所謂七七百日之說也降及後世自天家以迄民俗靡不用之愚嘗竊欲究其所始而不可得治觀漢明帝營壽陵之詔有云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百日之說始見於史意者爾時佛法初入明帝即用其教邪不然何以有百日之說也或者謂古禮三月而葬三虞而卒哭百日正合三月之期不知三月乃大夫士之禮明帝天子也而用大夫士之禮乎則非三月之期明矣其他若胡后之追報其父孫靈暉之追報其王皆用七七百日之說則在漢明六七百禩之後其時釋教已大行固不足為怪矣但玩其文亦止於此時設齋行道則知魏齊之世初非竟用其說以為治喪之節也至楊垂七七齋說但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而李習之猶闢之則知中唐之世猶未盡用其說以為治喪之節也其卒天下而用為治喪之節不知起於何時嗚呼正禮不行而翬然以邪說為正禮庸非司世教者之責哉

唐書姚崇治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為寺奴魏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為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鈔經鑄像之力設齋施佛之功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兒曹慎不得為此

李翺去佛齋說序云故溫縣令楊垂為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翺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邪是宜合與禮者存諸慤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邪則楊氏之儀據於古而拂於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舍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將來也無窮矣

五代史石昂傳昂父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

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

儒林公議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為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顓篤

宋史穆脩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飯浮屠為佛事

司馬氏書儀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佛脩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翦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腐朽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假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盧州刺史李丹與妹書曰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重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而信奉之何其易惑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棄買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邪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二程全書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

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為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瞞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宋史高宗崩臺臣乞定喪制尤袤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

陸游家訓吾見平時喪家百費方興而愚俗又侈於道場齋施之事彼初不知佛為何人佛法為何事但欲誇鄰里為美觀耳以佛經考之一四句偈功德不可稱量若必以侈為貴乃是不以佛言為信吾死之後汝等必不能都不從俗遇當齋日但請一二有行業僧誦金剛法華數卷或華嚴一卷不啻足矣如此為事非獨稱家之力乃是深信佛言剩益豈不多乎

又悲哀哭踊是為居喪之制清淨嚴一方盡奉佛之禮毋見喪家張設器具吹擊鑼鼓家人往往設靈位輟哭泣而觀之僧徒衒技幾類俳優吾常深疾其非禮汝輩方哀慕中必不忍行吾所疾也且侈費得福則貪吏富商兼并之家死皆生天清節賢士無所得財悉當淪墜佛法天理豈容如是此是吾告汝等第一事也此而不聽他可知矣○升濟神明之說惟出佛經黃老之學本於清淨自然地獄天宮何嘗言及黃冠輩見僧獲利從而效之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謂之鍊度交黎火棗用以為脩可笑者甚多尤無足議聊及之耳○近世出葬或作香亭魂亭寓人寓馬之類一切當屏去僧徒引導尤非敬佛之意廣召鄉鄰又無益死者徒為重費皆不須為也

乾學案放翁家訓戒子孫勿作佛事可謂不惑於邪說者矣乃又令其誦金剛法華諸經何也得毋信道不篤尚有流俗之見存乎顧其說有可取者故略其瑕而錄之

朱子語類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子細思量○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

眞西山讀書記程子家法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然彼之教得行由我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眞朔有殷眞虞祔祥禫皆有眞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倀倀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

乾學案西山之說謂世俗無始死朔旦諸眞故佛教得行愚以為不然世豈有居喪而不設眞者乎設眞者乎浮屠未必盡出於愚夫愚婦大要庸人則惑於邪說而不知賢者則安於習俗而不反是以若此靡靡也謂彼之教得行由我之禮先廢其說是矣若曰一復祭禮遂能不用浮屠恐非拔本塞源之論也意者西山之時俗皆不行眞禮故有所感而為此說乎

王梴燕翼詒謀錄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道引此何義邪至於銕鈸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魌頭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縣間不能舉行之也

俞文豹吹劒錄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鳴鑼銕胡人樂也天竺人見僧必飯之因作此樂今用之於喪家可乎文豹謂外方道場唯啓散時用銕鼓終夕諷唄講說猶有懇切戚悔之意今京師用瑜珈法事唯即從事鼓銕震動驚感生人尚有開之頭疼腦裂況亡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為歌諷如降黃龍等曲至出殯之夕則美少年長指爪之僧出弄花銕花鼓鎗專為院婦人採錢物之計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人交讁羣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予嘗舉似諸明達是者十八九獨一老師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注云較奪禽獸時俗所尚孔子從之者為祭祀也漢符融曰古葬者衣之以薪惟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脩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我薄於親也温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誦經追薦祖考之訓朱壽昌灼臂然頂刺血寫經求得其母公及韓縣諸公歌詠其事江西尚理學黃少卿等卒其子嘗欲不用僧道親族內外羣起而排之遂從半今半古之說祭享用葷食追脩用繒黃孝子順孫追慕誠切號泣昊天無所籲哀雖俗禮胡教猶屈意焉予謂此又是一見惟識者擇焉

元史元統二年中書省臣言佛事費用以世祖時較之歲增金銀繒帛鈔太廣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從之

武宗崩仁宗哀慟不已察罕再拜啓曰庶民脩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天下重器懸於殿下縱自苦如宗廟太后何仁宗輟泣曰曩者大喪必命浮屠作法我欲發府庫以賑鰥寡孤獨若何曰發政施仁文王所以為聖殿下行之幸甚

震集撰吳澄行狀英宗即位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屠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為國為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今輪迴之事彼之為說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說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

明律居喪之家脩齋設醮若男女混雜所重在此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僧道同罪還俗

劉基書劉禹疇傳後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若是哉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嘗忘而惛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

其心聞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靡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方孝孺曰喪而用浮屠之術親沒於牀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擗踊而於鍾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為簡鳴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廻者果可信耶人得氣而生氣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刲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鬼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胷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廻也哉僅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天下之人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共罰之

[兩浙名賢錄]平陽人章永母卒執喪如禮俗飯佛老以為冥資永獨晨昏跪誦孝經曰此吾聖人所以教孝者

[鄒守益]喪祭禮要庇愛親敬長民之恒性也生而愛敬之沒則無所用其情矣故寶其體魄而藏之求其精爽而祀之所以引其愛敬之情求有所不解也西竺之地創在晉宋之間其俗亦相與葬之其後寖淫以入中能已於是佛之徒自以其知而為利條而其俗亦未嘗改諸深山窮谷木皆曾食五穀之華中華之人反相率以緣於喪而莫之省北魏諸帝而號於通都曰凡欲飽者從吾之教則世必美而棟宇之矣以吾列聖典章之物之盛而世顧舍之以奉馳於微脆膠漆粟之末其智不亦僞乎

呂坤曰地獄受苦他生之說自佛氏入中國始聞往往有徵驗者佔無論有無即有之陰陽一理耳人代法曹非不肖其本有公然從請託受賄賂而免人罪者今以淫邪無行之僧道襲諸天衆聖之神明破獄誦經焚錢化紙為死者免罪超生使地獄而皆邪鬼也則可果闍羅公直業鏡分明平生罪惡豈能禱而免乎人但為善而已語云地獄無善人天堂無惡鬼信然若死者必欲作佛事有遺言稍聽之可也

陳龍正曰居喪迎僧此最不肖子弟所為或因婦女崇信或因僮僕規利或因無知親友從臾迫脅子孫見義不能遏恐有吝財忘親之嫌勉強從之豈知哭泣祭葬之間盡哀盡禮奚忘奚吝奚使其親如事生固如是乎儻父母生前有崇佛之辟正宜為之蓋愈直斷以從治不從亂之義廓而清之比大孝也

所謂直執禮以破父者也

乾學案朱子語類及呂坤氏所言父母遺命作佛事子從之無害雖曰順承親志終以非禮事其親庸得為孝必如陳氏所言蓋愈之說為據經而守正誠孝子慈孫所當法也

張士俊曰世俗浮屠破獄之文布穀於地為獄門牆皆具而又畫紙為萬鬼四立環之乃置人父母之重其間衆僧講讀佛說一僧手錫畫破其獄為子者號泣擗踊奉重而出如從獄之見其父母也而救之者嗚呼佛之為斯世害極矣吾觀楞嚴雖不免於繫然佛與阿難富樓那及覆講論剖析毫釐以自暢其偏指學者不幸而不得遊孔孟之門聞性命之語以得道之正傳一見其書樂其說之堅而辨也雖賢智亦惑之矣至於所謂破獄陋說無義理而同於戲世之所謂萬紳之徒莫知其非亦從而行之則可笑也始創為此者誰乎誠不仁者哉記曰士人有善本諸父母言欲其親有令名也今中人以下得免刑者多矣

其犯法而至抶於獄者罪大惡積之人也悲夫夫親之端謹無過而誣之與親之不能無過皆有所不可焉呼佛之治喪率威脅勢劫以恐愒人而實虛幻不可信者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氣漸而聚聚而凝結以爲人其死也氣漸而散散而僵仆以至於亡亡則魂無不之矣安有冤冤然者而縛就之患苦之哉司馬溫公謂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爪翦髮剃從而燒所已不知畏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如苗壞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雖使剉舂豈復知之其言最爲明備可以覺天下之愚者吾頗愛之而世不察也古禮廢壞久矣三年喪之制葬祭之式歷世既多大半雜亂漸滅人莫不不忍於親而無可以用其情見佛氏有所謂治喪者則羣趨焉曰是可以致吾孝矣吾謂三年喪之衣服飲食居寢與葬之時月祭之奠獻之屬當會通而增損之使家喻戶曉可以盡心無憾則佛道不禁自上人之飢也至於飯皮飯紙抶之使家喻戶曉可以盡心無憾則佛道不禁自上人之飢也至於飯皮飯紙非其嗜之也飢使之然也倉有餘糧莖有餘蓄則暗粟啜肉雖強之不下咽矣此必然之勢也

避煞

筆氏慮得集俗作醮事佛事賢哲者自宜斷然不作勿泥於俗習可也人子欲爲父母資福在乎脩德行仁力爲善事苟能移其所費於棺衾殯葬禮祭之用而盡其愛親之心豈不合於天理哉在明識者之所擇焉

魏禧地獄論序予篤信地獄爲事理所必有而誦經崇佛消災滅罪之說爲事理所必無崇佛可以滅罪則勢力之家不妨窮凶極惡但出其什一之資即可免罪則閻羅王祇同兒戲可以欺徇情之庸吏而佛乃護黨奸訣干情關說之豪紳小人恃此益敢爲惡如豪家子弟倚父兄親黨爲害鄉里事敗當有救書至也世之愚夫愚婦惑此不小若果是佛意則佛且當首坐地獄中一席矣

俞文豹吹劍錄避煞之說不知出於何時案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曆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殺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殺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四歲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兩次回喪家故俗世相成至忌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即已出殯煞回何處京城乃傾家出避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爲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有爲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卧苫塊中煞夕怗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斂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姬家僕非但枕籍碑扱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所竊記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蓋亡人所隨身者惟柩中

物耳可不身臨之此惟老成經歷平時以此戒其子弟庶幾臨時不為俗師所惑

張邦奇集先大父諱愜明於幽明之故鬼怪誕妄之說一無所惑越俗遭喪用術士蓋棺必令舉家出次於外謂之避煞否則有鬼物掊擊之或病或死率有應驗府君治喪黜之至今吾鄉俗無避煞之擾孝子慈孫得以致慎終之誠自府君始也

呂坤喪禮置葬日忌十二相所屬致有子婦不送喪不見櫬重禮者非之

姚翼家規通俗編陰陽家以人死年月日之干支推算死者離魂之日數以為死後如其日數而魂來復於是計日用祝巫以招之世俗喪禮中邪說莫此為甚然皆習而安之以為非此即魂無所歸矣不可也能斷然不行者其惟絕俗之士乎

吳肅公讀禮問答曰
然以某日返也夫魂氣固無形之矣而則泥乎哉

顧炎武日知錄吳俗喪禮信術士以干支推算而計之有接煞避煞之說有一度兩度之異然非萬若干人以是日死時為必至人或云有見之者形如雄雞而能飛予素不信后先死婦喪獨守久矣從而察之絕無影響繇是益知其安他日以語陳確菴先生先生亦無則無矣從而察之是又疑其有也予深歎服斯言自嫂信道之不篤矣

合葬前夫

唐書公主傳安定公主中宗女也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又嫁韋濯濯誅更嫁崔銑主薨同皎子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向皎將拒諸泉銑或訴於帝乃止銛坐是貶瀘州都督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纂修三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二氏禮

僧道制服

唐制玄宗開元二年勅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見金史

乾學案二氏之徒自以出家離俗竟不爲親屬制服彼其本教固然也今乃使之行服雖非二氏之本教其於敦厚人倫化導異類固甚盛心也第不知唐之世曾以此條載之於律否觀玄宗特頒此詔則律文之不載可知矣至明之定律遂以此條入之豈不尤爲度

越前王哉有司教之責者弗徒以虛文視之而違者一繩以法庶幾扶翼世教之一端云

舊唐書釋普寂終于都城興唐寺時都城士庶曾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爲大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衰麻列于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

宋史禮志仁宗天聖七年與化軍進士陳可言臣昨與本軍進士黃價同保臣預解送之後本軍言黃價昨赴舉時有叔爲僧喪服未滿臣例當駁放竊思出家制服禮律俱無明文況僧犯大罪並無緣坐犯事還俗準敕不得均分父母田園又釋門儀式見父母不拜居父母喪不經死則法門弟子爲之制服其於本族並無服式望下禮官詳議許其赴試太常禮院言檢會敕文期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爲叔父齊衰期外繼者降服大功九月其黃價爲叔僧合比外繼降服大功

萬斯同曰禮官之議以出家者比之外繼降服一等不過謂期服降而大功黃價可準其應試陳可得免其行罰耳不知其議之舛錯也夫爲出家之人制服但當論其宜不宜不當論其降不降也使其宜耶自有本等之服在不得從出後之例也使其不宜耶并功服且無之又何止於降等也若謂叔父可降而大功將父母可降而期服耶是何進退無據之甚也要之出家之人雖可以絕親屬之服而爲之親屬者必不可以絕出家者之服以彼固遊於方外而我初不斷夫天倫也故禮官之議謂其調停人情則可謂其可爲後世法則恐未敢以爲然也

乾學案僧道不爲親屬行服則爲之親屬者亦當不爲僧道行服矣乃黃價於爲僧之叔父有服則知爾時出家之人死其親屬多爲之服矣不知其親屬死出家者亦爲之服否觀陳可所奏則宋時無僧道行服之制可知也唐世有之而宋乃去之彼累朝定禮之儒奈何不一議及哉

金史章宗紀明昌三年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爲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爲宜依典故行之制可

明律凡僧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本宗親屬在內喪服等第謂斬衰期功緦麻之類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

異俗禮上

高麗

後漢書高句麗昏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帛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

南史其俗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死有椁無棺

後周書高麗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限以三月

隋書高麗死者殯于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儛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

高麗史禮志國恤篇五服制度斬衰三年給假百日正服子爲父女子在室及已嫁而反室者爲父義服妻爲夫妾爲君加服適孫父卒承重者爲祖父曾玄孫承重者爲曾高祖齊衰三年給假百日正服子爲母加服適孫父卒承重者爲祖母曾玄孫承重者爲高祖母公侯以下三日而葬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祭齊衰周年給假三十日正服爲祖父母爲伯叔

父及妻爲姑姊妹在室爲姊妹適人無夫子爲兄弟爲長子及妻爲衆子及女子爲姪及姪女在室爲適孫及適孫女爲適曾孫庶母爲其子及君之衆子降服父卒母嫁爲父後者無服報服亦如之義服嫁繼母爲子外族正服爲外祖父母義服爲繼母慈母義母長母爲妻大功九月給假二十日長殤正服爲伯叔父及姑爲兄弟姊妹爲子及女子爲姪及姪女爲適孫成人正服爲堂兄弟爲姊妹在室爲衆子妻爲庶子及妻爲姪妻降服爲姑姊妹姪女適人外族正服爲舅爲姨在室小功五月給假十五日正服爲曾祖父母爲伯叔祖父母爲從祖姑在室爲堂伯叔及妻爲堂姑在室爲兄弟妻爲再從兄弟爲再從姊妹在室爲堂姪及堂姪女爲適孫妻爲姪孫及姪孫女在室爲適曾孫妻殤正服爲伯叔父及姑之中殤爲兄弟姊妹之中殤爲子及女子姪及姪女之中殤爲適孫之中殤爲適曾孫之長殤爲適曾孫之長殤降服爲堂姊妹適人外族正服爲舅妻爲外甥及外甥女在室義服爲妻父母爲女婿緦麻三月給假七日正服爲高祖父母爲堂伯叔祖父母爲再從伯叔及妻爲再從姑爲兄弟妻爲親表兄弟及姊妹爲再從姪及姪女在室爲堂姪孫女爲曾孫女爲衆孫女爲曾姪孫爲適玄孫降服爲從祖母及堂姑適人爲再從姊妹及姪孫女適人殤正服爲叔父及姑之下殤爲堂叔堂姑之長殤爲兄弟姊妹之下殤爲適孫之下殤爲衆孫之中殤外族降服爲姨及外甥女適人正服爲堂舅爲舅姨兄弟及姊妹爲外甥義服爲庶母乳母凡五服聞喪給假三分之二有剩日入假限成宗四年初定此

制十一年六月制六品以下不入常參官父母喪百日後所司勸令出仕除起復銜以黲服奕角遥謝行宮十五年七月定朝官遭喪給暇式忌假各三日每月朔望祭假各一日大小祥祭假各七日大祥後經六十日行禫祭假五日穆宗六年六月制五品以下官吏父母喪百日後所司勸令出仕即上讓表不允遥謝後起復結銜以黲服奕角出仕顯宗九年五月制文武官遭喪第十三月初忌日小祥齋給假三日其月晦日小祥祭給假七日第二十五月二忌日大祥齋給假七日其月晦日大祥祭給假七日自翼日計六十日至二十七月晦日禫祭給假五日二十八月一日以吉服正角出官行宮十九年四月制京外官吏父母喪大祥齋後禫假前依前出仕靖宗三年正月制外任及東西兵馬官吏之妻在京身

死令坊里報吏部除奏聞并行喪式限行移界兵馬使及界貟無事時則所管事體酌量許令上京以爲恒式又官吏及軍其人等有父母墳墓改葬者給假三十日來往程途其官遠近衆酌施行六年八月制各道起復領軍貟當黲服者權著吉服正角還軍歸家依制黲服九年六月制罪不及孥前典彝訓誅殺人等無罪之子禮當行服其三年大喪依制行服其他五服勿令給假文宗三年九月丙申制外方官吏遭兄弟姊妹喪者若在遠州除申請京官直於外官請假妻父母服不論妻之先後並令給假四年正月制外官父母在京身死除奏達許令上京軍興時則所管事體商量兼考兵馬使給假移文酌量裁決其別命貟及隨使記事者亦依此例八年正月制防禦官父母喪百日已滿以吉服正角

遥謝赴任二十二年十月制嫁母之喪前式無服然人子不服其喪似忘劬勞膝下之恩自今行百日服後以吉服正角出仕三十年六月制先亡有後之妻及同居妻父母服制依式給假三十三年八月制外任官大祥祭給假外方立魂堂者許於魂堂在處行禮仍留行禫以吉服正角還任九月制奉使入朝官吏父母身死迴還後雖已過百日自聞喪日給假百日三十五年二月制諸州縣長吏受武散階者小喪依制給假以下以導信義葬時給假三十七年十二月制宮城内各衙門官吏黲服出入不合儀制凶服者不入宮門之義宮城外官準資換任其不得已任宮城官者依書儀入朝但吉服之文入宮城吉服歸家依制行服宣宗二年六月制異國投化官吏父母在本國身死自聞喪日依制給假六年十二月制嫁母之服前制只給百日假其餘心喪大祥祭外任之子勿許上京睿宗五年三月制起復外官異朝使臣迎接者權著吉服正角神宗十四年二月制同宗支子及遺棄小兒三歲前對付收養者爲收養父母並服三年喪遺棄小兒仍繼其姓同宗支子爲親父母期年異姓族人之子收養者服喪之制禮雖無據恩義俱重不可無服其令服大功九月給假四十九日明宗十四年七月制文武入流以上者妻之父母依親伯叔之妻齊衰周年給假二十日忠烈王三年正月辛卯中贊金方慶持妻母服命權宜後行宰相服制後行古無其例時軍國務繁始有是命七年四月庚午敎士卒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即從軍恭愍王四年十二月辛未罷三年丁憂之制六年十月辛

已諫官李穡等請行三年喪從之八年十二月辛未以兵興除忽赤忠勇三都監五軍三年喪九年六月丁亥命百官親喪三年八月丙戌教四方兵興軍務方殷其除三年喪制前此雖許行三年喪然百日衰絰之習如舊但解官不仕而已恭讓王三年五月庚子更定服制一遵大明律服制式惟外祖父母妻父母服與親伯叔同無後人以三歲前遺棄小兒冒姓附籍者即同己子其以同宗之子親近為先繼後者亦許行服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自今許終其制其中關係國家要務必合起復者啓聞取旨奪情起復大小軍官及不許丁憂者止行百日喪其父母喪二十五月內每月行朔望祭至十三月初忌日行小祥祭二十五月第二忌日行大祥祭二十七月晦行禫祭二十八月一日始服吉服喪三年內不許取婦及宴飲四年四月甲戌除軍官三年喪

國恤儀太祖二十六年五月丙午王疾大漸御神德殿命學士金岳草遺詔有頃而薨太子諸王及宗室近臣皆擗地哀號乃令百官列位於內議省門外宣遺命惠宗即位率羣臣舉哀六月戊申發喪于詳政殿宣遺詔己酉殯于詳政殿之西階庚午行祖奠太常卿讀謚冊攝侍中元甫行禮賓令王仁澤奉太牢之奠壬申葬于顯陵以遺命喪葬園陵制度依漢魏故事悉從儉約景宗六年七月壬疾彌留甲辰遺詔服紀以日易月十三日周祥二十七日大祥西京安東安南登州等諸道鎮守各於任所舉哀三日釋服丙午薨于正寢葬于榮陵成宗即位顯宗二十二年五月辛未王疾篤薨于重光殿德宗即位居翼室朝夕哀臨甲戌王率羣臣成服百

姓玄冠素服六月丙申葬于宣陵羣臣公除戊戌王釋
服十月戊寅宰輔表請復常膳許之元年五月己丑王
以皇考中祥祭齋七日居翼室涼闇反哭舉哀一如唐
德宗故事二年八月祔顯宗于太廟文宗三十七年七
月辛酉王疾篤薨于重光殿殯于宣德殿是日順宗即
位八月甲申葬文宗于景陵十月乙未王疾篤遺詔在
外州鎮官吏止於本處舉哀喪服以日易月薨于喪次
是日殯于宣德殿丙申宣宗即位戊戌王率百官成服
詣宣德殿行祭十一月庚申王親臨啓殯哭盡哀葬于
成陵二年九月壬子王親奠于順宗魂殿九年九月壬
午王太后李氏薨于西京歸葬戴陵乙酉遼遣王鼎來
賀生辰有司奏古典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釋服心
喪終制不與士大夫同禮今賀節使已至伏望以日易

月二十七日後釋服迎命從之十年九月丁丑王詣仁
睿太后返魂殿行小祥祭從晉制奉安神主于本殿肅
宗十年十月王還自西京丙寅至長平門外以疾薨于
輦中到西華門發喪太子羣臣哭踊奉入延英殿即日
移殯于宣德殿遺詔方鎮州牧止於本處舉哀服喪之
制以日易月是日睿宗即位甲申葬于英陵元年三月
乙卯王詣肅宗虞宮七年七月己巳王太后柳氏薨殯
于大內八月丙申葬于崇陵王祖送于闕庭十七年四
月王疾革丙申遺詔喪服以日易月方鎮州牧止於本
處舉哀成服三日而除遂薨殯于宣政殿仁宗即位朝
夕奠殯哭踊盡哀甲寅葬于裕陵七月己卯虞八月壬
寅虞十月癸卯虞十二月朔丙戌虞元年四月癸巳小
祥己酉虞十月乙酉虞二年四月甲戌祔于太廟二十

四年二月王疾大漸丁卯遺詔喪服以日易月藁于保和殿是日毅宗即位三月甲戌王及百官國人成服甲申葬于長陵癸巳王以下釋服丙戌虞二年二月丁巳大祥明宗三年十月庚申李義旼弑毅宗于雞林五年五月丙申發毅宗喪百官玄冠素服三日壬寅葬于禧陵十三年十一月癸未王太后任氏薨殯于義昌宮旁私第王朝夕哭臨閏月甲寅葬于純陵玉導輦車自義昌宮步至彌勒寺釋服十四年二月壬戌卒哭禮官奏案仁睿太后喪制一依文廟故事卒哭之後上及羣臣應帶紅鞓者皆服皂帶令太后之喪亦依此制中書省駁議王后喪制不宜與國王同王曰人子之於父母其心一也豈可重父而輕母哉卒哭之後朕雖許御等帶紅而卿等宜引禮固辭況祥期之內朕常帶皂而卿等獨帶紅耶夏四月壬申然燈翼日大會觀樂然燈上元事也以國恤權停至是行之唯禁插花諸伎五月甲午金祭奠使太府監完顏亶來初至西郊亭接伴使大將軍張博仁舞蹈行問上禮亶來博仁猶不悟丁巳王宴金使使不入曰今日之事禮也博仁猶不悟以國恤舞蹈譏之曰何失是謂花宴況王既起復禮宜從吉結彩棚奏樂插花可也不則不受享禮王使人荅曰雖受起復練祥未闋可從吉禮乎金使怒不赴宴六月戊辰宴金使竟不結棚插花奏樂八月王以嬖妾死久不御內人譏之曰丁母后喪未五旬而復常膳今反乃爾何失禮之甚也十一月甲午虞已亥設八關會王觀樂于毬庭以太后祥月除賀禮及舞蹈工人庭舞歌曲初禮官奏仲冬乃王太后忌日請於孟冬行八關禮王以問相府叅知政事文

克謙曰太祖始設八關蓋爲神祇也後世嗣王不可以他事進退之況太祖禱于神明曰願世世仲冬無令有國忌若不幸有忌則疑國祚將艾也故自統合以來仲冬無國忌今有之是國之災也而又以孟冬設八關固非太祖意禮官所奏不可許從之翼日大會王又觀樂于毬庭十五年八月壬申行八虞祭十六年正月丙午祔于太廟神宗五年十一月戊午明宗薨于昌樂宮宰樞及常參官以上皂帶詣闕陳慰宗室百官及士庶人玄冠素服三日唯葬禮都監服至葬日已巳金遣戶部侍郎李仲元來賀生辰十二月朔辛未王受詔於大觀殿先遣左承宣於承慶謂金使曰前王在殯迎詔及宴不敢舉樂金使曰迎天子之命豈可以私喪徹樂乎遂用之丙辰宴金使先遣人告曰前王在殯未敢宴於正

毀金使不聽再告乃許之閏月壬寅葬明宗于智陵王初欲葬以王禮崔忠獻堅執不可降從其妃景順王后葬儀間用仁廟葬禮時太子斥在江華未得襄事國人哀之七年正月己巳王背疽御于齡殿詔太子嗣位是爲熙宗丁丑薨戊寅殯于靖安宮崔忠獻會宰樞於其第議減禮司所奏服喪二十六日爲十四日二月庚申葬于陽陵二年二月己未祔于太廟康宗二年八月王不豫丁丑遺詔易月之服三日而除薨于壽昌宮戊寅高宗即位九月丙寅葬于厚陵十九年六月朔庚戌王妃王氏薨百官玄冠素服三日辛酉葬王后四十六年六月壬寅王薨于柳璥第遺詔太子嗣位太子奉使未還間太孫監國易月之服三日而除太子即位元宗七月乙卯有事于太廟以國恤除牲牢樂懸九月丙辰蒙

古使加大只大等來太孫傳令旨曰大朝使來不可以
凶服迎當服皂鞋以迎其留使外館以待終制已未葬
高宗于洪陵太孫釋服元宗在元聞訃服喪三日而除
元年二月己酉然燈太孫如奉恩寺除黃紅傘水精鉞
鈇駕前儀仗及引駕其他諸王宰樞兩班士卒侍衛如
常儀入康安殿與諸王分坐東西看樂許諸王宰樞文
武兩班服吉服紅鞋三月甲申元宗還戊子即位六月
丙寅小祥十五年六月王不豫癸亥遺詔易月之服三
日而除藩鎮州縣毋得越疆奉遵朝廷哀制至於科舉
昏姻一切如舊薨于堤上宮八月戊辰瀋王至自元詣
堤上宮謁殯殿己巳王幸本闕服黃袍即位於康安殿
是謂忠烈王九月壬午王詣殯殿始服斬衰麻絰率羣
臣哭己酉葬于韶陵王釋喪服元年十一月乙未王行

七虞祭于魂殿二年六月乙丑祔于景靈殿七月乙未
于太廟二十三年五月壬午安平公主薨于賢聖寺殯于
壽寧宮令國中士庶素衣白帽至葬八月丙午世子成
服己未葬于高陵三十四年五月王不豫七月己巳薨
于神孝寺是夜殯于淑妃金氏第八月壬子瀋陽王自
元來奔喪詣殯殿入夾設奠百官以玄冠素服侍立甲
寅瀋陽王服紫袍詣景靈殿告嗣位遂至壽寧宮即位
是爲忠宣王九月辛卯王祭殯殿癸巳祭殯殿乙未王
祭殯殿大斂三臨盡哀百官皆縞素停朝市十月丁酉
葬于慶陵諸司設奠道次祖送梓宮初發王衰麻絰手
擎香爐步至十川橋乃乘肩輿至山陵葬訖率百官大
臨侍魂輿而返安于靈眞殿二年九月丁丑祔于寢園
攝太尉大寧崔有渰前一日詣靈眞殿齋宿其日早行

告事由祭攝司徒政丞柳清臣典儀判事李之氐與諸
享官受祝版徑詣寢園百官具儀衛會靈眞殿門外敘
立奉木主出安於輿坐於後內侍常參二人又坐其後百官前後導從至寢
園太尉司徒及典儀判事先入庭分立左右右上諸享
官及侍臣入庭分立奉主去輿就輿樂作及門樂止齋
郎奉主置拜位攝侍中俯伏致告訖奉主復乘輿堂上
執禮官引入正室先見太祖次見惠顯二祖次見仁明
二祖訖奉安於位堂下樂作太尉洗爵初獻司徒亞獻
典儀終獻其禮實王之所制也忠肅王 年十一月薊
國大長公主在元不豫十二月甲午薨庚子柩東還仁
宗皇帝命中書省御史臺百官奠于道三年二月丙子
公主喪至百官玄冠素服迎于郊殯于永安宮庚寅葬

公主十二年五月辛酉太尉王即忠宣王薨于燕邸甲戌訃至
遣三司使尹莘傑萬戶姜融迎梓宮于平壤七月癸酉
梓宮至百官玄冠素服郊迎殯于淑妃宮十一月甲寅
葬于德陵十七年六月丁未祔于寢園忠惠王後五年
正月王在元丙子薨于岳陽縣閏二月己巳訃至停朝
市三日六月癸酉梓宮至八月庚申葬于永陵忠穆王
二年正月丁未奉安木主于魂殿五月乙酉祔于太廟
恭愍王元年三月辛亥忠定王遇鴆薨于江華七月癸
酉葬于聰陵諸司一員服斬衰奉安神御于宣明殿辛
禑元年四月己酉祔于太廟恭愍王十四年二月甲辰
薇懿公主薨輟朝三日百官玄冠素服置殯殿國葬造
墓都監及山所靈飯法威儀喪帷轜車祭器喪服返魂
服翣小造棺槨墓室鋪陳眞影等十三色以供喪事又

命諸司設奠四月壬辰葬于正陵百官玄冠素服送至陵及返魂改吉服從還王手寫公主眞日夜對食悲泣三年不御肉膳二十三年九月甲申洪倫等弒王丙戌殯于寶房辛禑與宰樞發喪舉哀十月庚申葬于玄陵百官皆喪服秉燭導轜車前行諸司設奠道次禑以喪服出演福寺西街迎拜肩輿前導至宣儀門外拜送平笠白衣乘馬而還百官至山陵葬訖以吉服返魂于寶源庫辛禑元年三月甲戌貞順淑儀公主薨百官玄冠素服輟朝六日四月甲辰葬于頃陵百官又玄冠素服送至山陵公服侍魂輿而返安于魂殿

陳慰儀　其日百官並皂鞋閤門先立殿門外東邊祗候分引兩班中心爲頭異位重行北向立定侍臣隨品交立祗候引宰臣就褥位舍人喝宰臣兩班再拜閤使出行詣宰臣右立宰臣搢笏跪進表閤使折搢笏奉表抽笏奉表入門揖落笏趨進一拜跪搢笏呈表于几上膝退面拜趨退出門外揖就位揖云奉宣卿等所慰已知舍人喝皆再拜祗候引宰臣出次引兩班出訖閤門橫再拜行頭進步復位拜揖退

祔太廟儀　其日承宣開殿實魂殿都監判官秉燭先升拂置筵趺凡踏殿訖太祝入室啓匱出神主安于趺上行告祔廟祭訖太祝入室奉神主還安匱內闔戶而出承宣封室戶儀仗樂部列於門外尚舍設褥位於殿庭指諭牽龍各著錦衣陪腰輿置褥位上又設褥位於殿庭置彩帛樓子又設褥位於大門外置大輅於褥位南承宣重房備身將軍指諭內侍茶房序立于內紫門階下執禮命尚贊閤門祗候引傘扇入陳于外庭侍臣左

右分立宰臣密直一行西上太史局奏時負報某時承宣門室戶攝侍中詣匱前跪奏云請降座升輿內侍一員奉靈匱一員奉趺几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匱降自西階安於腰輿殿侍衛及巡檢等陪立次殿中禁服其服左右分立指諭牽龍陪立于紫門階上次承宣重房備身將軍內侍茶房詣諭肅拜訖殿都知著錦衣奉鉞子左右分立陪腰輿出門外小駐舍人喝宰臣密直左右侍臣肅拜訖攝侍中跪請降輿升樓子安于樓子如前儀進行至大路前褥位小駐攝侍中跪請降樓子升輅安于輅上如前儀舍人喝百官再拜勅侍奉負將文武兩班上馬黃門侍郎奏上馬舍人喝百官再拜訖上將軍一員佩刀在輅前立奏神主路上行李萬福升祔太廟再拜訖密直二員上將軍二員內侍參上四員參乘密直輅外前面上將軍後面別監輅內稍後左右陪奉到太廟外駐輅參乘官俱下前到享官肅拜訖輅至門外攝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安于輿上如前儀尚舍於門外先設幕次幕前設褥位腰輿到褥位上以樓子邀之尚舍別監捲簾安于幕內牀褥上如前儀廟庭執禮俟廟內諸事畢詣幕次舍人喝宰樞侍臣再拜權退引腰輿置幕前褥位上別監又捲簾廟庭太祝奉神主匱安于腰輿齋郎陪腰輿贊者引入廟門廟庭執禮曰魂殿侍衛負將人吏掌固退散出門外再拜退散後齋郎等陪腰輿入安于廟庭東邊褥位太祝齋郎奉木主歷見太祖而下先王先后訖入安于當祔之室享官行祭禮畢闔戶而出祔景靈殿儀放此

上國使祭奠贈賻弔慰儀文宗之喪宋遣祭奠使左諫

議大夫楊景畧副使侯禮賓使王舜封弔慰使右諫議大夫錢勰副使西上閤門副使宋球來祭奠使設奠于魂殿使副就位執事告陳設畢使副即席再拜使搢笏焚香酹酒讀祝文本國上陪官捧祝文俛伏興使副再拜訖嗣王向闕立使稱有勅嗣王再拜使搢笏捧贈賻詔書嗣王跪受俛伏興祭奠禮畢弔慰使副少進嗣王向闕立使宣有勅嗣王再拜口宣及授弔慰詔書並如祭奠使儀訖與祭奠使副展慰陳狀如常儀仁睿太后之喪金遣太府監完顏辜來賜祭將祭辜問曰太后畫像坐耶立耶對曰坐辜曰諸侯王母坐而天子使拜可乎必藏影幀乃入行事王遣人陳謝再三辜從之王立庭下辜登堂再拜奠爵安平公主之喪元遣火魯忽孫來弔王與世子素服短帽黃帶羣臣玄冠素服與火魯忽孫入臨殯殿

先王諱辰眞殿酌獻儀其日質明禮司奏初嚴所司陳仗衛於殿庭內外如常儀樞密以下左右侍臣就大觀殿庭文武百僚就泰定門外立班以俟侍中請宣仁殿門版奏外辦禮司奏二嚴王出御大觀殿鳴鞭內外仗衛大喝再拜舍人喝樞密以下左右侍臣再拜次閤門負引宰臣就拜位舍人喝宰臣再拜西出黃門侍郎庭中俛伏跪奏請動駕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王降殿升輦出利賓門外禮司奏三嚴出泰定門黃門侍郎出就輦前俛伏跪奏請駐輦俛伏興舍人喝文武百官再拜次黃門侍郎復就輦前俛伏跪奏請勅侍臣百僚上馬侍中傳宣曰可黃門侍郎俛伏興傳侍臣負將文武兩班宣許上馬傳訖舍人喝樞密以下侍臣及近臣百僚

應騎馬者俱再拜訖黃門侍郎復出俛伏跪奏請動駕俛伏興退復位鳴鞭侍臣前導出昇平門前後導從應騎者皆乘馬駕至眞殿門外降輦入幄次殿內酌獻並與然燈小會駕幸儀同酌獻時宰臣以下文武百僚皆著皂鞾成宗八年十二月敎太祖及王考戴宗王妣宣義王后忌日禁屠殺斷肉膳靖宗三年七月壬戌以王妣元成太后諱辰百官就乾德殿上表陳慰諱辰陳慰始此自後考妣諱辰宰臣進表三品以上黑帶假紅以下犀帶陳慰如儀文宗三十一年五月甲戌王以顯考忌服素襴避正殿令中外斷音樂禁弋獵終月恭讓王三年正月辛丑禮曹啓曰安慶公淐以元王母弟篡立元朝遣使奉元王復位則淐不當稱爲英宗亦不當載諸祀典今遇忌日致祭有乖大義請罷之且忠肅王妃洪氏乃忠惠王恭愍王卜石忠惠王妃尹氏乃忠定王之母后以正統君王有後之妃迄今不祀實爲闕典乞兩妃忌日及眞殿祭享悉倣近代先后禮從之

上國喪顯宗二十二年七月己未契丹報哀使工部即中南承顏來告聖宗喪宣詔于顯宗魂堂辛酉德宗引契丹使舉哀于內殿十月辛巳遣工部即中柳喬如契丹會葬文宗九年九月癸亥契丹哀告使鴻臚少卿張嗣復來告興宗喪王聞嗣復過鴨綠江減常膳徹音樂禁屠宰斷弋獵禮司奏禮世子不爲天子服又童子不緦乞太子及樂浪開城國原侯並不服平壤公以下文武常參以上服喪從之乙丑王服素襴率百官出昌德門前嗣復傳詔舉哀行服輟朝市三日丙子遣知中樞院事崔惟善工部侍郎李得路如契丹弔喪會葬仁宗

十三年二月辛丑金報哀使檢校右散騎常侍王政來
告太祖喪百官玄冠素服癸卯王受詔與國人服喪三
日閏月丁未報哀使還附表陳慰乙卯遣少卿金端侍
御史李時敏如金弔喪十四年二月丙辰金遣使來告
太皇太后喪舉國素服三日丁卯遣殿中監尹彥植左
司諫崔允儀如金弔祭明宗十九年正月金世宗崩三
月戊午遣奉慰使及祭奠兼會葬使如金己未金遣使
來告喪庚申王素服率百官迎詔於都省廳舉哀四月
壬戌釋服二十一年二月乙未金遣完顏臣來告皇太
后喪遣大將軍韓正脩郎中崔敦禮如金弔喪大將軍
文得呂司業李世長致祭丁酉王率羣臣發喪于都省
熙宗四年冬金章宗崩五年正月丁酉遣奉慰使史洪
紀祭奠使李淳中如金忠烈王二十年正月癸酉世祖

皇帝崩王與公主以羊十馬一祭于殯殿二十六年正
月丙寅元皇太后崩四月庚戌遣同知密直司事薛景
成如元弔喪戊午王如元弔喪六月癸酉王祭太后殯
殿恭讓王四年六月己卯王聞大明皇太子薨欲發喪
廷臣啓曰皇太子未成爲君不可服喪於是輟朝三日
百官布帶
鄰國喪太祖七年九月新羅王昇英薨來告喪王舉哀
遣使弔之
諸臣喪高麗大臣之卒贈恩恤極爲優厚然其儀制
史闕未詳畧舉其見於史者以著其凡太祖十九年十
二月大匡裴玄慶疾篤王親幸其第問疾王出門而玄
慶卒王駐駕命官庀葬事而後還成宗六年二月內史
令崔知夢卒王聞訃震悼賻千匹米三百石麥二百石

茶二百斤香二百斤官庀葬事贈太子太傅謚敏休八年五月守侍中崔承老卒王慟悼下敎褒其勳德贈太師賻布千匹麪三百石粳米五百石乳香百斤腦原茶二百斤大茶十斤十四年四月平章事崔亮卒王慟悼贈太子太師賻米三百石麥二百石腦原茶千斤以禮葬之謚匡彬穆宗元年七月內史令徐熙卒賻布千匹麪麥三百石米五百石腦原茶二百斤大茶十斤梅香三百兩謚章威以禮葬之七年六月侍中韓彥恭卒賻米五百石麪麥三百石平布八百匹中布四百匹茶二百斤贈內史令謚貞信以禮葬之顯宗八年五月戶部尚書金殷傅卒輟朝一日後贈侍中十五年六月平章事崔沆卒王悼甚賻絹三百匹布五百段米麥千石謚節義二十二年八月侍中姜邯贊卒輟朝三日謚仁憲

命文武兩班會葬弔誄賻贈加禮靖宗八年六月內史令徐納卒王御重光殿廊下舉哀貴臣舉哀與諸王同其異者一舉哀而止耳文宗元年十月平章事皇甫穎卒賜米百石麥五十石布四百匹大茶三百斤香十斤肅宗九年九月參知政事朴寅亮卒賜弔慰敎及誄書賻贈以禮謚文烈睿宗五年七月平章事李嶺卒輟朝三日遣使弔祭庇葬事謚文良十年二月中書令崔思諏卒王震悼輟朝三日賻恤優厚令百官會葬謚忠景仁宗十四年十一月樞密院知奏事鄭沆卒王悼甚輟朝弔祭賻米百石布二百匹御筆特謚文安毅宗十一年二月平章事高兆基卒輟朝三日命有司護喪賜謚明宗十六年四月政堂文學崔汝諧卒官庇葬事輟朝三日謚文貞十九年九月平章事文克謙卒輟朝三日

謚忠肅高宗四年三月樞密副使蔡靖卒官庀葬事以
賞平賊之功六年八月崔忠獻死十二月丙子以忠獻
死輟朝三日元宗四年十一月永安公僖卒五年四月
辛未以僖卒輟朝三日十四年九月平章事張佶卒十
一月庚子以佶卒輟朝三日恭愍王十七年密直副使
李岡卒王悼甚賜厚賻樞密例不得謚特謚文敬
百官忌假景宗六年十二月制父母忌日依書儀一日
兩宵給假成宗元年十二月制百官遇父母忌假一日
兩宵祖父母忌無親子則亦依父母例顯宗十一年閏
六月制無親子祖父母忌日除庶人外文武入仕人並
給假一日兩宵文宗三十年六月制先亡有後之妻及
同居妻父母忌日依制給假明宗十四年七月制文武
入流以上者妻父母忌日依外祖父母式一日兩宵給
假恭讓王三年五月庚子教近設家廟既令六品以上
祭二代自今許行曾祖考妣忌日之祭

乾學案自漢以來禮家有喪服君臣圖喪服
天子諸侯圖皆專言國恤者也自許敬宗李
義甫以曲學阿世隱諱而刪去之後遂相沿
不講儒者深有憾焉乃鄭仁趾作高麗史於
禮志大書國恤於篇所謂禮失而求之野矣

濊

後漢書濊北與高句麗沃沮南與辰韓接其人愚愨多
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屋

百濟

後周書百濟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葬訖除
之

隋書百濟喪制如高麗
馬韓
晉書馬韓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
辰韓
寰宇記辰韓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神魂飛揚
也
新羅
隋書新羅人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
服一年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十八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臣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異俗禮下

倭

後漢書倭人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樂
晉書倭人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
隋書倭國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十日而瘞及葬置尸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輦
日本考喪事舉家悲泣不飲酒食肉以白布置衣裹頭不拘富貴俱置龕子令亡人合掌坐于龕內外縫以紙

餉之上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逼龕封貼却將白布盤繞於龕上用綃段為彩親友聞喪詣龕而弔次選日殯出預於墳所編一竹城外以白布綃段帳結于城分其東西南北四門倩八人頭盔衣甲手執鎗刀扮為門神分守四門俟其殯出用扛擡龕皆用白布裹扛使孝子親擡如止生一子女壻外甥代之至親皆扶殯而行殯前排紙旛二三十竿旛上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外設香亭一座名曰設孤臺令一人在前撒銅錢而行名曰買路錢撒地之錢任其貧乞者拾之富貴之家令一義男為從殯將亡人平昔所好而食之類置一圓食籃令從葬者頂首而行殯至墳所按古方擇門而進擡繞三面正中安下俟親友送殯者至喪家預買草履千餘雙待親友至墳所請卸自履皆穿喪家草履入竹城詣龕合掌鞠躬參謁畢客出仍穿自履喪家草履復卸原所親友事畢請僧唱經俱以禮物酬謝訖再有乞丐至厚薄賞之俱完次將竹城周圍架起乾柴門神孝子各執長竿以火焚之柴盡復添白衣草履之物盡毀於內務燒三日三夜以為至孝另將灰骨和泥送在寺中按於神腹前從葬者令入寺內燒香奉佛永不令歸貧者無力可焚亦於竹城內埋之畢挈家人水澡滌以祓不祥色衣而歸以取吉利

夫餘

後漢書夫餘國人死有槨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

晉書夫餘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槨無棺其居喪男女皆

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

東沃沮

後漢書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槨刻木如生隨死者爲數焉

寰宇記又有瓦鏁置米於中偏懸之於槨戶邊

挹婁

晉書肅愼氏一名挹婁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

靺鞨

北史勿吉亦謂之靺鞨其國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哺貂貂食其肉多得之

舊唐書靺鞨蓋肅愼之地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襯土無棺斂之具殺所乘馬於尸前設祭

扶桑

南史扶桑國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喪三日不食設座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

女國

隋書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甕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

流求

隋書流求國死者氣將絶舉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尸以布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亦其俗之可嘉死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尸去其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於山穴中仍以木板爲小牖戶歲時祭埽則啓鑰視之蓋恐木朽而骨暴露也

苗

炎徼紀聞苗俗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在金筑有克孟牯羊二族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開尸明年聞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復矣在平樂爲紫薑苗夫死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在粦洞之間爲八番

子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之知也在陳蒙爛土爲天苗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

黎岡

桂海虞衡志黎人親死不哭不粥飯惟食生牛肉以爲哀痛之至葬則舁襯而行令一人前行以雞子擲地雞子不破處即爲吉穴

犵狫

炎徼紀聞峒人死以尺帛裹頭爲服

犵狫

炎徼紀聞犵狫種有五以布一幅橫圍腰間花者爲花犵狫紅者爲紅犵狫驗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厓穴間高者絶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爲打牙犵狫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溱者爲翦

頭犵狫人死則積薪焚之

狌狫

炎徼紀聞狌狫俗與犵狫畧同死則男女聚冢傀尸而瘞之云爲死者避厭也

猩獾

炎徼紀聞猩獾一曰楊黃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殉以牛馬云若贈思者然

仲家蠻

炎徼紀聞其俗喪食尚魚鰕而禁禽獸之肉葬以緻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

宋家蠻

炎徼紀聞其俗喪葬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者

蔡家蠻

炎徼紀聞其俗人死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蠻

炎徼紀聞徙笮驪氏之裔人死以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曰也昇之幽巖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西原蠻

桂海虞衡志蠻俗親始死披髮持餅甕慟哭水濱擲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尸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爲不孝

羅羅

炎徼紀聞羅羅亦曰烏蠻白蠻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

松外諸蠻

寰宇記其地有數十百部落無大君長有數十姓各擅

山川不相役屬莊蹻之餘種也死喪哭泣棺槨襲斂無不畢備一年之內穿地爲坎殯于舍側止則小屋三年而後出葬之蠭蚌封棺令其耐濕父母死皆斬衰布衣遠者至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然後即吉其被人殺者喪主以麻結髮而黑其面衣裳不緝

夜郎

新唐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死則殯舍左之三年乃葬以蠭蚌封棺父母喪斬衰布衣不澡遠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爲人所殺者子以麻括髮墨面衣不緝

附國

隋書附國蜀郡西北二千餘里死者無服制置尸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賭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一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木爲祖父神而祀之

炎人國

墨子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

哥羅

裒宇記哥羅在槃槃東南其俗死則葬尸盛以金甕沈之大海

林邑

晉書林邑國居喪剪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

南史林邑國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

髮至老

隋書林邑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
函盛尸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
內金罌中沈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罌沈之於海口庶人
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
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
至百日三年亦如之

舊唐書林邑人信佛法多出家父母死子則剔髮而哭
以棺盛尸積柴燔炬收其灰藏於金瓶送之水中

扶南

晉書扶南喪畧同林邑

南史扶南國俗居喪則剃除須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
投之江流火葬則焚於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
之中野

頓遜

寰宇記其俗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如
鵞口如鸚鵡而紅色飛來萬計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
去燒其骨沈每中以爲上行人也必生天鳥若回翔不
食其人乃自悲復以已爲有穢乃更就火葬以爲次行
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食者以爲下行也

赤土

隋書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
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尸置上燒香建旛吹蠡擊鼓以
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惟國王燒訖收灰
貯以金瓶藏於廟屋

眞臘

隋書眞臘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其喪葬男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尸收灰以金銀瓶盛送於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五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尸山中任野獸食者

周達觀眞臘風土記人死無棺止以篾席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用旂幟鼓樂之屬又以肉枰炒米繞路拋撒擡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俟有鷹犬畜類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盡反謂父母有罪而至此亦有焚者唐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髡其髮女子則於顱門翦髮似錢大以此爲孝國王仍有塔葬埋但不知葬身與葬骨耳

投和

新唐書投和在眞臘南親喪斷髮爲孝焚尸斂灰於甕沈之水

窶宇記其俗死喪則初祀哭泣若父母之喪則以截髮爲孝

多摩長

文獻通考多摩長國居于海島北與訶陵等國接死亡無喪服之制以火焚其尸

暹羅

續文獻通考暹羅在占城極南本暹與羅斛二國地元至正間合爲一人死則灌水銀以養其身

賓童龍

續文獻通考國與占城地相接喪事能持孝服設佛以

度死者

三佛齊

馬歡瀛涯勝覽舊港即三佛齊也死喪祔與爪哇相同

勃泥

宋史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爲轝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凡七年則不復祀矣

寰宇記其俗喪有棺殮孩孺則燎之成人則以竹爲棚載之棄山中

爪哇

費信星槎勝覽其喪事凡主翁病死婢妾輩相對而誓曰死則同往臨殯之日妻妾奴婢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尸至海邊或野地舁尸于沙地俾衆犬食盡爲孝如食不盡則悲歌號泣堆柴于旁衆婦坐其上良久乃縱火燒柴而死蓋殉葬之禮也

續文獻通考爪哇即古闍婆國喪有水葬火葬土葬唯死者所欲

麻逸凍

續文獻通考地在交欄山之西南洋國尚節義婦人喪夫則削髮務面絕食七日多有並逝者得甦亦不再嫁至焚夫日多自赴火死

錫蘭

續文獻通考國人鬚須并滿身毫毛皆剃去淨止留其髮用白布纏頭如有父母死亡者其毫毛即不剃去以此爲孝人死則火化埋骨其喪家娶親鄰之婦都將兩手齊拍胷乳而叫嚎哭泣爲禮

滿剌加

張昇瀛涯勝覽喪類爪哇
啞魯國
張氏瀛涯勝覽喪禮與爪哇滿剌加同
蘇門荅剌
張氏瀛涯勝覽婚喪服用與滿剌加國同
耨陀洹
新唐書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親喪在室不食燔尸已則剔髮浴於池然後食
墮婆登國
舊唐書墮婆登國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肢然後加以婆律膏及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
義渠
墨子秦之西有義渠或作儀渠三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劉昭新論作昇遐
孝養國
拾遺記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聳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刻木爲影事之如生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爲孝養之鄉
高昌即車師
後周書高昌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
焉耆
後周書焉耆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
龜茲
後周書龜茲喪葬與焉耆畧同

康居

韋節西蕃記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內飼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

滑

南史滑國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

嚈噠國

寰宇記嚈噠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內

天竺

舊唐書天竺即漢之身毒死者或焚尸取灰以爲浮圖或委之中野以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飼魚鱉無喪紀之文

党項

隋書党項三苗之後也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天枉共悲哭之

舊唐書党項人死則焚之名爲火葬

哈烈

續文獻通考在肅州之西萬餘里即漢之大宛也其俗衣尚白有喪易以青

吐蕃

舊唐書吐蕃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没以爲甲門居父母喪截髮青黛塗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贊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翫及所嘗乘馬弓劍之類皆悉埋之仍於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雜木爲祠祭之所

新唐書吐蕃爲冢曁塗之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

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飾乘馬皆瘞起大屋冢顛樹
衆木爲祠所

犬羊同國

寰宇記國東接吐蕃北直于闐其君長死抉去其腦實
以珠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爲殉
卜以吉辰藏諸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特牛草馬以
充祭祀葬畢服除

悉立

寰宇記國在吐蕃西南死於中野不爲封樹喪制以黑
爲衣一年就吉

波斯

後周書波斯國死者多棄尸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
別居惟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

隋書波斯人死者棄尸於山持服一月

渴槃陀

寰宇記其俗死者埋殯七日爲孝

東女國

舊唐書東女國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
東女焉俗以女爲王王若死國中多斂金錢動至數萬
更於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王其次爲小王
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婦繼其居喪服飾不改
爲父母則三年不櫛沐貴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內
骨於瓶中揉以金屑而埋之國王將葬其大臣親屬殉
死者數十人

刼國

文獻通考國在葱嶺中死亡棄於山

大食

杜環經行記大食國在波斯之西葬惟從儉

吐谷渾

晉書吐谷渾喪有服制葬訖而除

後周書吐谷渾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

射姑

劉昫新論北方有射姑之國其親死則棄尸于江中謂之水仙

烏桓

後漢書烏桓人死斂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

高車

北史其俗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大小皆集會之

步落稽

後周書步落稽死亡殯葬與中夏畧同

突厥

後周書突厥死者停尸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後坎而瘞之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

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

隋書突厥有死者停尸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羊馬而祭之遶帳號呼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尸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爲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

鐵勒

隋書鐵勒俗與突厥同惟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

都波

寰宇記都波鐵勒之別種也死亡以木櫃盛尸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與突厥相類

新唐書都播亦曰都波人死以木櫃斂置山中或系於樹

庫莫奚

後周書庫莫奚死者則以葦薄裹尸懸之樹上

契丹

北史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尸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腯鹿其無禮頑嚚最甚

室韋

北史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

新唐書室韋契丹別種蓋丁零苗裔也每部共構大棚

死者置尸其上喪期三年

流鬼

寰宇記流鬼在北海之北死鮮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

黠戛斯

新唐書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喪不翦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歲而乃墓然後哭泣有節

寰宇記黠戛斯人死惟哭三聲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九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秦蕙田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廟制上

乾學案古人行禮必於廟廟者所以致其敬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追遠報本於是乎在是用綴輯禮制以廟制終焉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注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大祖別于始爵者大傳曰別于祖謂此雖非別于始爵者亦然）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享嘗四時之祭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也庶人府史之屬此適士云

鈔案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楊復曰案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

親廟月祭高太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爲精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一壇無墠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墠以待他日有禱也考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注謏虞之義○疏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疏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使之復至故云致之令其如此也

呂氏澄曰氣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爲神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爲鬼盛猶言張旺也生時之魂魄即死後之鬼神死者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者爲盛因其盛者可以知其茫昧者也生則魂魄合而爲人死則魂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制禮合聚已分離之魂魄而報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

注陰讀爲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爲土壤○疏鬼歸也歸土之形故謂之鬼陰爲野土露復說歸土之義

吳澄曰此言人之體魄死則爲鬼也體魄之能活動爲生不活動爲死既死則不留於人間而歸於土故名之曰鬼歸於土者人之骨肉死則斃壞於地下朽腐而爲野中之土也

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注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上言衆生此言百物則其人同也不言人氣爲神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共爲生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而升於上爲神靈光明也若百物之氣或香或臭烝而上出其氣蒿然人聞之情有悽有愴也百物之精者人氣揚於上爲昭明百物之精氣爲焄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精識爲多故特謂之神此經論人亦因人神言百物也

吳澄曰此言人之魂氣死則爲神也未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既死則其魂氣散布升揚於上而爲昭明與天之昭明者混爲一其昭明者即其魂氣之焄蒿悽愴也焄者也焄如火氣之上烝蒿如水氣之涼寒此即百物之精氣也以其著也故名之曰神此與上文對言而其文交錯不齊氣發揚於上對骨肉斃於下而言焄蒿悽愴對死必歸土而言百物之精對衆生必死而言衆生百物皆兼人物神之至也對此之謂鬼而言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注明命猶尊名也極於混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疏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使爲尊極之稱故尊名人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爲萬民之法則也既敬之以鬼神下皆敬畏之故百衆以畏萬民以服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鬼神別加畏敬之也百物之魄謂之鬼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爲魂魄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

吳澄曰上分言鬼神而此總言之物之精即所謂百物之精也但言百物之精爲神而不言衆生之死爲鬼舉其一以該其二也精字雖兼生言神亦可言鬼蓋神是陽精之靈鬼是陰精之靈也言聖人因物之精死而有靈故制爲極尊之名鬼神本幽微也乃顯著而名之曰鬼曰神使民皆知死者之有靈而報事之是爲民之法則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注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

朱子曰昭明君焄蒿悽愴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

輔廣曰昭明君蒿悽愴言氣之發揚如此不必分
人物言之不言人而言物者言物則所該者博也
禮記講義大凡有生者必有死雖骨朽糜而化於下而其氣則發揚於上其光
焰為昭明其氣象為君蒿或感動人於若有若無之間則又使人悽愴而不能
自已是孰為此是聰明性識為百
物之精爽而神之不可揜焉者也
徐師曾曰此每合鬼與神而為至教之意聖人以尊名鬼神未稱其意故又築
為宮室而廟祀之而其為宮室也有宗廟有祧廟以別其親而通者為宗其祭
數疏而遠者為祧其祭疏凡若此者蓋以宗祧魂魄一脉相傳正吾身所始及
由生者今為宮室宗祧使鬼神有所憑依是乃反之於昔則追
復受氣之始念之於今則不忘賦形之由聖王緣
人情而制禮如此故衆人心服而聽命且速也
朱董祥曰原鬼神天地絪縕之氣凝結而為人疑結之質解而絪縕不散則歸
而為鬼也神者鬼之伸正直之氣發揚於上則伸而為神人之死魂升而魄降
是魂氣無不升然其生也不直則其升也不達則旁流而從魄以沒於地先王
知鬼神之情狀為之制喪祭之禮始死則升屋以復之三日而殯則立重以依
之設奠以定之三月而葬則立主以神之虞以安之祔以翼之朝夕享祀以伸也
三代而下禮樂不講鬼神之道不明儒者恐入於虛誕而不言佛老見其偏而
妄言之世遂以鬼神為高遠難明之事矣不知有天地則有人有人則有鬼神
天地鬼神與人為一者也易曰夫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
乎況於鬼神乎夫鬼神有天地之神有人死之神天地之神日月星辰山
川社稷之靈是也人死之神孝忠節義之氣之伸是也天地之神與天下同吉
凶山川社稷之神與一方同吉凶考忠節義之神與其類同吉凶鬼則私其子
孫耳故天子祭天地有土者各祭其所當祀士得祀其所
當祀庶人惟得祀其先

後世人不知學禍福之來不反其行事之得失誣諸鬼神子孟子曰禍福無不自
己求之者易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於鬼神何尤夫人之
生性本於天而其身必自父祖而有其死也亦必自禰而祖而曾而高高五世
而祭盡以其伸也是故子孫之成立非祖父百年之積累雖榮不久而祖父之
神靈非子孫百年維護之則升而不達而為厲為祟古之人所以速葬立主而
嚴祭祀也天地之道有幽有明人者天地之幽幽者天地之
根明者天地之華不知幽則不知明
則不知生之始死之終易曰仰以觀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
之大莫大於死生鬼神者與死生相
人之論鬼神詳於六經祭禮之中聖
之禮始終之義則知鬼神之所以為
福之禱祀不敢從俗鬼得親其子孫神咸享其正祭天地陰陽之和在鬼神之
安安鬼神務使天下無僭祭無淫祀鬼之祭統於宗神之祭專於所
嗚呼鬼

人物以
事三親

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注立廟祔
以鬼禮享之寒暑變移益用
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注皆所以通古今之
異語明同實而兩名牖戶之

間謂之扆注窓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其內謂之家注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東西廂謂之序注所以序別內外西南隅謂之奧注室中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注詩曰尚不愧于屋漏其義未詳東北隅謂之宧注宧見禮亦未詳東南隅謂之窔注禮曰婦室聚窔窔亦隱闇扶謂之閾注門限門上橫梁樞謂之樞注門戶扉樞樞達北方謂之落時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樞以為固也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注羣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屏謂之樹注小牆當門中閉謂之門注詩曰祝祭于祊正門謂之應門注朝門雙闕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闕注宮門闕名宮中之門謂之闈注謂相通小門也衖門謂之閎注大小衖皆門側之堂謂之塾注夾門堂也門側之扉注公羊傳曰盟諸門閎閎閾頭門也所以止扉謂之閾注門限其門閎閾長材即門橛也槾謂之闌注門闌也闑謂之臲注倒臲也今江東呼飯臲覓衖謂之壺注巷閭道廟中路謂之唐注詩曰中唐有甓堂途謂之陳

注堂下至門徑也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有大無室曰榭注榭即今堂塘四方而高曰臺陝而脩曲曰樓注臺長也○疏此明寢廟樓臺之制也凡太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有太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守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

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自虞至周所不變也

漢書自高祖至宣帝各立廟於陵旁而京師無太廟至元帝時韋玄成建議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親也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從之於是始立廟於京師

乾學案漢承秦後禮文湮沒天子廟制猶且

苟略如此則臣下奉先之典其不能備禮可知矣

後漢書明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室章帝不敢違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及章帝崩亦如之自此遂爲定制

乾學案自明帝遜讓不自立廟後世遂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漢迄明所謂七廟九廟者不過七室九室而已王朝且然則公卿以下其能備五廟三廟之制乎此古禮之一大變也

隋書禮儀志北齊建國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執事官散官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世三品以上牲用一太牢五品以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牲用特牲或亦祭祖禰諸廟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爲限其牲皆子孫見官之牲

唐書禮志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適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及定禮二品以上四廟三品三廟四廟有始封爲五廟四品五品以上不須爵者亦四廟有始封爲五廟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廟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雖品及而建廟未遽亦聽寢祭廟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廈兩旁三廟者五間中爲三室左右廈一間前後虛之無重栱藻井室皆爲石室一於西墉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廟垣周之爲南門東門門屋三室而

上聞以廟增建神厨於廟東之少南齋院於東門之外少北制勿逾於廟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下特豚不以祖禰下賤皆子孫之牲牲關代以野獸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二品以上室以籩豆十三品以八四品五品以六五品以上室皆簠二簋二甑二鉶二俎三尊二罍二勺二爵六盤一坫一篚一牙盤脊俎一其後廟制設幄當中南向祔坐無所施皆祭室戶外之東而西向親伯叔之無後者祔曾祖親昆弟及從父昆弟祔於祖親子姪祔於禰寢祭之位西上祖東向而昭穆南北則伯叔之祔者居禰下之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殤無後南向于姪居伯叔之下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殤無後以周親及大功為斷古者廟於大門內秦出寢於陵側故王公亦建廟於墓既廟與居異則宮中有喪而祭王珪傳珪既貴獨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

李涪刊誤士大夫立私廟不合奏請禮適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累代禮文不易斯義開元十二年敕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二廟適士亦許祭二廟爾後禮令並無革易古者廟建於家家主之喪則殯於西階之上又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禮典昭然近代顯居上位率多祭寢亦嘗發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辭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蓋以將同列戰先白有司既展哀榮宜遵典故原

其奏請之因蓋立廟不在其家別於坊遴吉地乃爲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構之初亦自聞奏相習既久致立廟須至聞奏

宋史禮志羣臣家廟本於周制適士以上祭於廟庶士以下祭於寢唐原周制崇尚私廟五季之亂禮文大壞士大夫無襲爵故不建廟而四時寓祭室屋慶曆元年南郊赦書應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式立家廟已而宋庠又以爲言乃下兩制禮官詳定其制度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院事見任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適子襲爵以主祭其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

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遞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適長子在則祭以適長子主之適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仍別議襲爵之制既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事竟不行大觀二年議禮局言所有臣庶祭禮請參酌古今討論條上斷自聖衷於是議禮局議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古無祭四世者又侍從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無等差多寡之別豈禮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廟已增爲九室則執政視古諸侯以事五世不爲過矣先王制禮以齊萬有不同之情賤者不得僭貴者不得踰故事二世者雖有孝思追

遠之心無得而越事五世者亦當跋以及焉今恐奪人之恩而使通祭三世狥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禮等差之義可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應有私第者立廟於門內之左如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又詔古者寢不踰廟禮之廢失久矣士庶堂寢踰度僭禮有七楹九楹者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數則當徹毀居宇以應禮制豈得爲易行可自今立廟其間數視所祭世數寢間數不得踰廟事二世者寢聽用三間議禮局言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其家廟祭器正一品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簋簋各四壺尊罍鉶鼎俎篚各二

尊罍加勺幕各一爵各一諸室共用脽俎鼏洗一從一品籩豆簋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簋簋各二餘皆如正一品之數詔禮制局製造仍取旨以給賜之紹興十一年二月癸丑詔太師左僕射魏國公秦檜合建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太常請建於其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板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大夫之神座貯以帛囊藏以漆函歲四享用孟月柔日行之具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帝倣政和故事命製祭器賜之其後太傅昭慶節度使韋淵太尉保慶節度吳益少傅寧遠節度楊存中並請建家廟賜以祭器隆興二年四月庚辰少保四川宣撫使吳璘請用存中例從之乾道八年九月詔有司賜少保武安節度

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家廟祭器如故事淳熙五年七月戶部尚書韓彥古請以賜第造父世忠家廟如存中十二月少傅保寧節度衛國公史浩請建家廟量賜祭器嘉泰元年太傅永興平原郡王韓侂胄奏曾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家廟猶闕請下禮官考其制建之二年循忠烈王張俊開禧三年鄜武僖王劉安世子孫相繼有請皆從之嘉定十四年八月詔右丞相史彌遠賜第遵淳熙故事賜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禮官討論祭器並如侂胄之制彌遠請并生母齊國夫人周氏及祔妻魯國夫人潘氏於生母別廟皆下有司賜器景定三年詔丞相賈似道賜家廟命臨安守漕營度禮官討論賜祭器並如儀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皇祐中宗室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當靈長若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二品階勳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葉夢得石林燕語十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祀赦書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為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為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於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為平章事首請立廟於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於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為兩翼嘉祐初遂倣為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祏在中門之左省牲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

別爲外門置庖廚於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爲主唐周元陽祀録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爲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猶虚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王栐燕翼詒謀録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給官地脩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門以列戟者想是時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舉無能舉舊事以言者若家廟則終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復頒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從宋

庠之請也然一時議者欲令立廟之子孫襲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國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僅一二世或又疑襲封公爵惟三恪先聖之後有之此制一行數世之後必多又子孫或初命卑官不應襲公侯之爵議終不決竟尼不行是不詳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司馬氏書儀自注云仁宗時嘗有詔聽太子少保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以影堂言之

堂室房戶圖人家堂室房戶不能如此當以帷幕夾截爲之

前爲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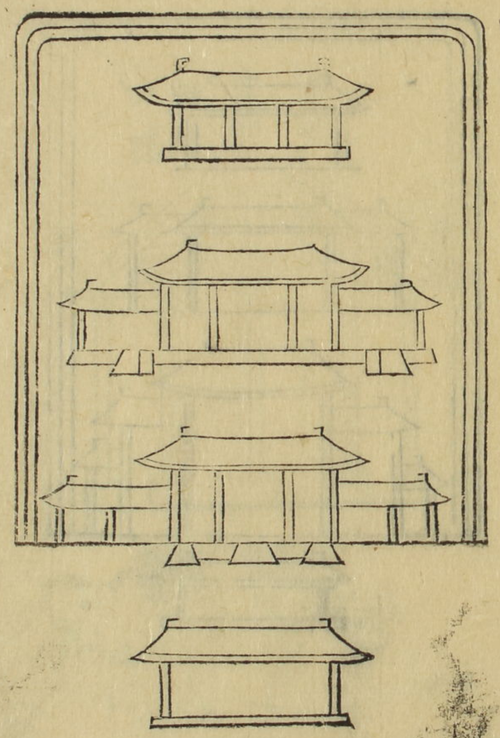
西階	堂	東序	後爲北
作階	室		
	房		

右爲西　左爲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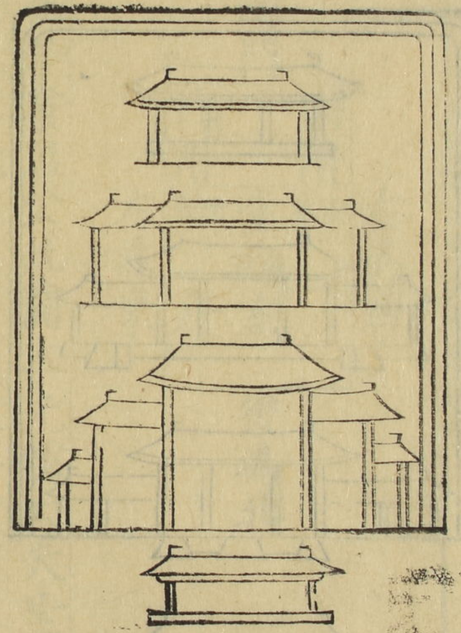
乾學案温公此圖本先儒大夫士無西房之說也但既無西房則東房西室自當中分之豈有虛其右方之理先正之書不敢僭易姑識其說如此

陳祥道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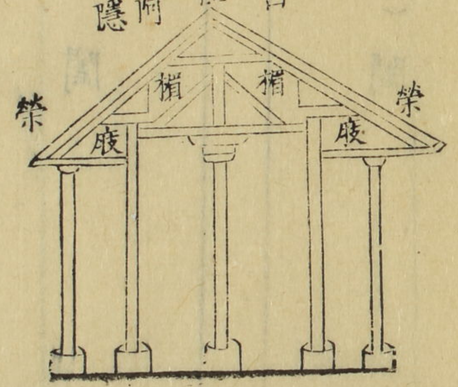
天子廟式諸侯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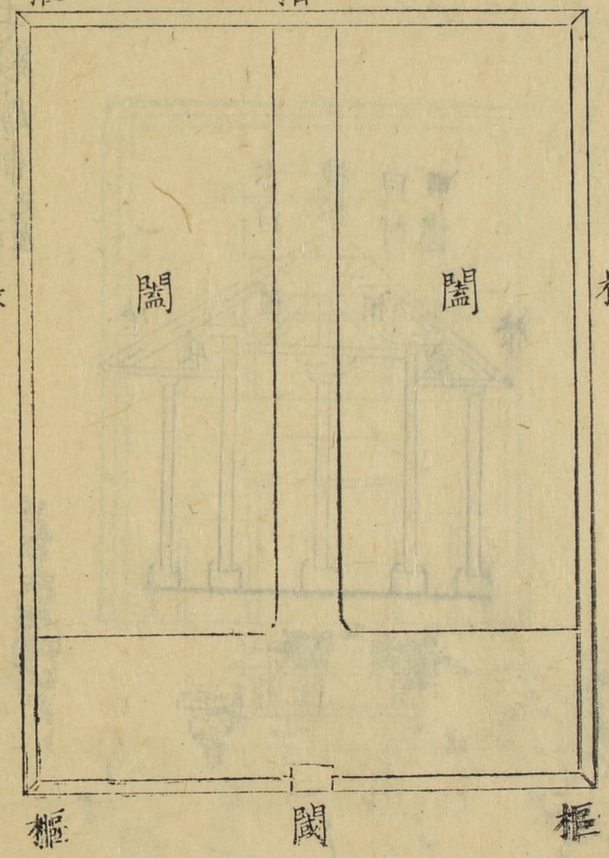
大夫三廟式 適士官師同



大夫士寢廟制 五架之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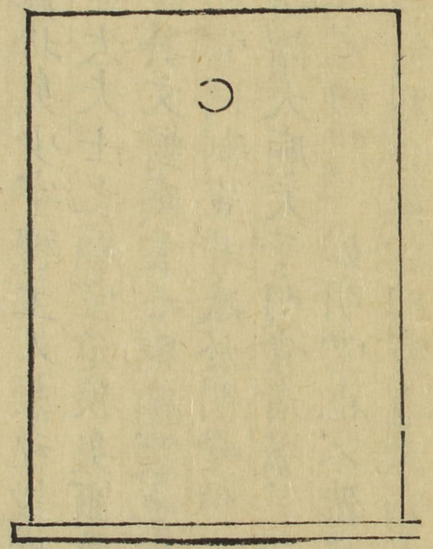


門制



禮書圖

碑 碑石爲之鄭氏釋瞽禮曰以碑近如堂深



陳祥道曰天子諸侯之寢廟四阿有霤士大夫則五架有榮而已五架之制棟居中而南北薦簷曰庪棟之間曰楣昏禮賓當阿致命阿棟也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設於棟北矣少牢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迫狹矣爾雅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其文對廟言之則廟寢也鄭氏謂天子路寢太廟明堂同制豈非惑於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者蓋其崇其飾與明堂之說乎所謂太廟天子明堂同非必五室四門一如明堂也不然書言路寢詳矣而無是制何邪○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以書考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垂西垂宴階阼階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

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髽髮于房婦人髽于室喪大記主人即位于戶內婦人髽于房士喪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為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此髽者尊卑之別然也公食大夫於廟宰夫饌于東房贊者負東房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則諸侯之廟亦東西房東西夾矣少牢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冠鄉飲亦尊于房戶之間特牲禮尊于戶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鄉飲記曰席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

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皆南戶而無北牖室有北牖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由半以北亦謂之堂昏禮尊于房戶之間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牖矣昏禮尊于室中北牖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纂修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廟制下

朱子家禮祠堂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爲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祠堂制一間或一間正寢謂前堂也

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高曾祖考四代各爲一龕龕中置櫝櫝中藏主龕外垂簾以一長卓共盛之列龕以西爲上每龕前多設一卓或共設一長卓兩階之類

間又通設一香案上置香爐香合之類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伯叔祖父母祔於高祖伯叔父母祔於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於祖子姪祔於父皆西向主櫝並如正位而略小○或不用櫝

列主於龕之兩旁男左女右亦可祔殤亦如之

置祭田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卜之一以爲祭田

具祭器椅卓子桌子香爐香合燭檠茅沙盤祝版

酒尊方酒尊酒注盞盤盥盤并架盞托盞并架茶銚茶盞并托椀楪子匙箸

巾并架火爐以上器物隨其合用之數皆具貯而封鎖之不得他用不可貯者列於外門之內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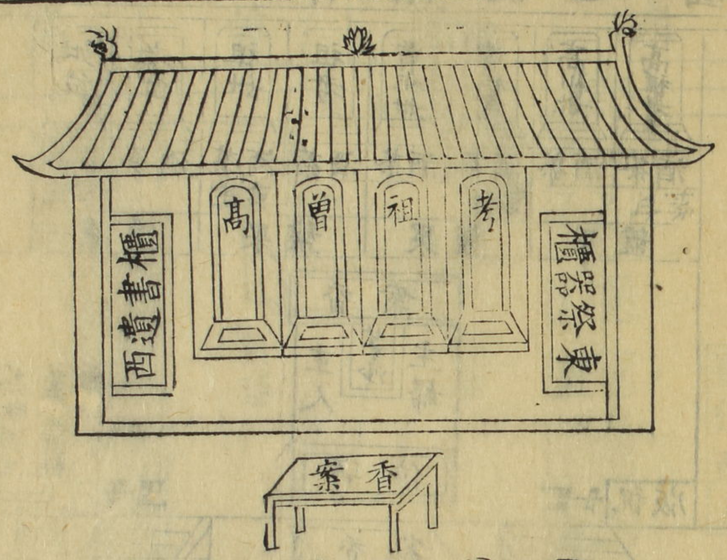
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遞遷之易世改題見喪禮

凡祠堂所在之宅子孫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為南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後皆倣此○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為四龕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二祭禰之小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三若大宗世數未滿則亦虛其西龕如小宗之制○凡升降惟主人繇阼階主婦及餘人雖尊長亦繇西階○凡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荅拜亦然○曲禮曷没則姑老不預於祭又曰支子不祭故今專以世適宗子夫婦為主人主婦其有母及諸父母兄嫂者則

設特位於前如此○凡祝版於皇高祖考皇高祖妣自稱孝玄孫於曾祖考妣自稱孝曾孫於皇祖考妣自稱孝孫於皇考妣自稱孝子有官封謚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稱謂之號加於府君之上妣曰某氏夫人自稱非宗子不稱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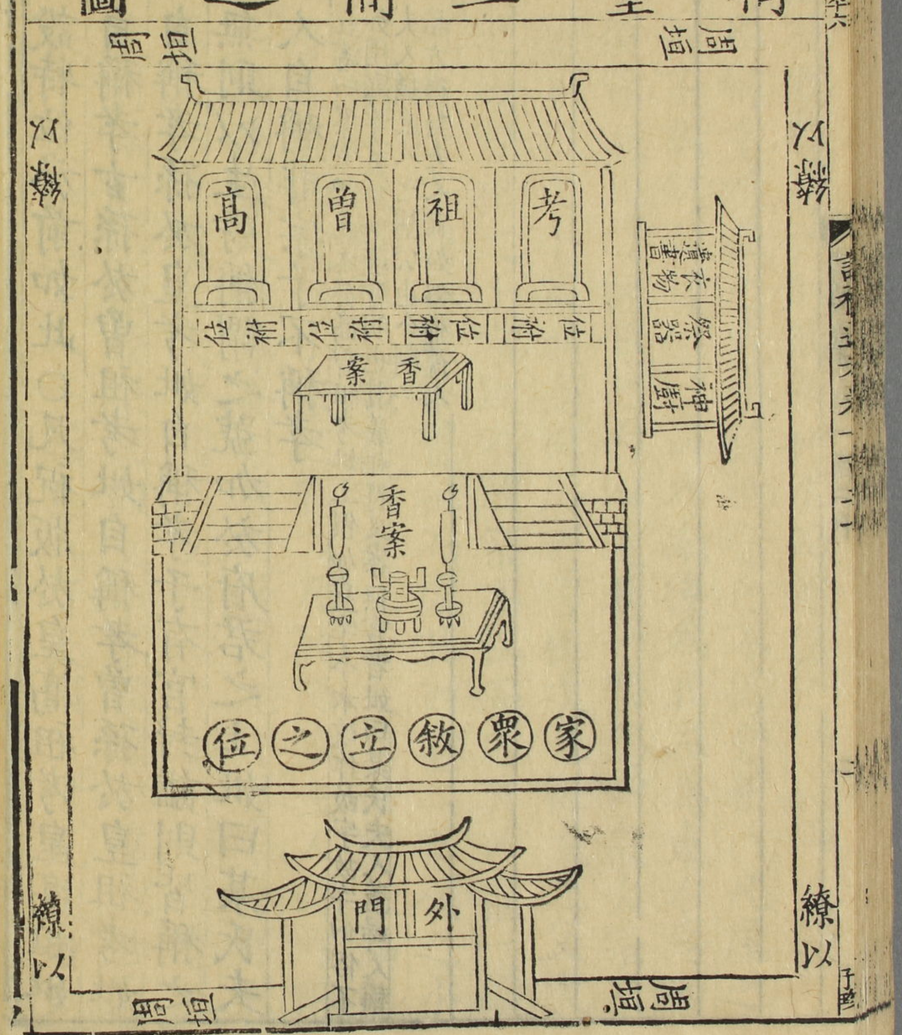
丘濬曰案家禮舊本於高曾祖考妣上俱加皇字今本改作故字故字似俗不如用顯字義自與顯皆明也其義相符又案無官者妣曰某氏夫人蓋婦人稱夫人猶庶人之稱公也今制二品方得封夫人宜如俗稱孺人

祠堂一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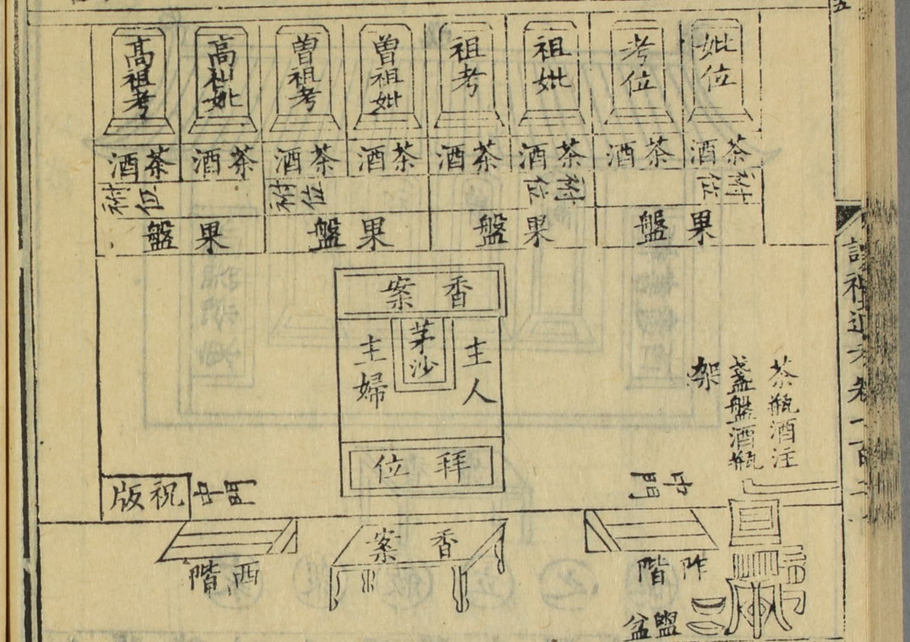


祠堂之制三間外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二級東白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爲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柜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

祠堂三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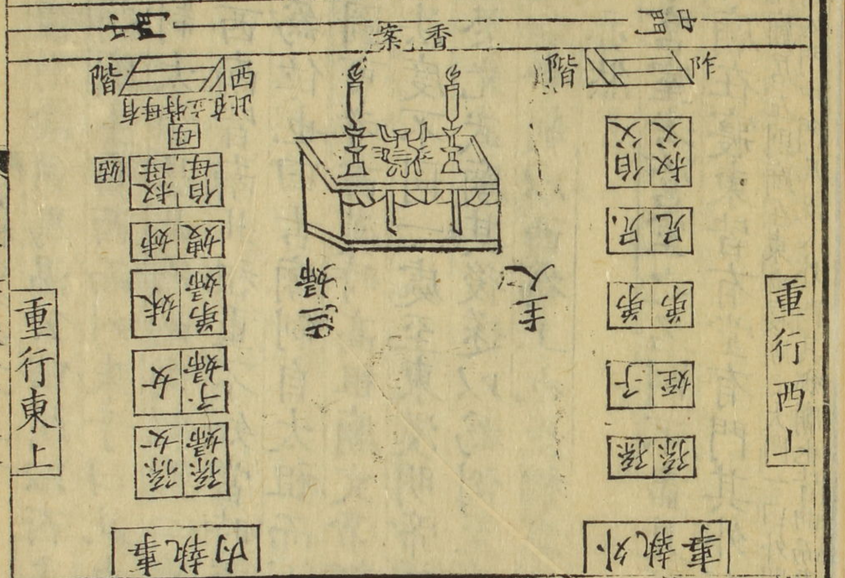
祠堂時節陳設之圖



案通禮本注就位主人北面於阼階下主婦北面於西階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諸婦之前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於主婦之左少前重行東上諸弟在主人之右少退子孫外職事在丈人之後弟婦及諸妹在主婦之左少退子孫婦女及內執事在主婦之後舊本圖合於祠堂今別出者欲人易曉也本注有母特位而

家衆敘立之圖

考 | 祖 | 曾 | 高



家禮附論 司馬温公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或問廟主自西而列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室或共一室各為位也曰古廟制自太祖而下各自一室司農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祖廟成廟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東漢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遂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羣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為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今太廟之制亦然

朱子宮室考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考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東也寢廟寢門為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鄉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喪禮注以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立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朝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門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大夫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庫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簷為庪今見於經者唯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案聘禮賓升亦當楣又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為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戶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楣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

行百由
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
于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
然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還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
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
當
考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邢昺曰室户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
東南隅謂之窔 鄭氏曰窔亦隱闇
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云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
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户
明也經止
曰西北隅

室南其户東而牖西 說文曰户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月令
正義曰古者室居開其上取明而雷之是以
後人名室爲中雷開牖者象中雷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前在內案士虞禮
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户於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南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 鄭氏曰窓東户西也鄭禮各依其設之於此而得依
名士昏禮注曰户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於此故
又曰
客位

户東曰房户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户東也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户專
夫士房户之間於堂爲東西之中案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户之間賓主
得户名凡言户者皆室户若房户則兼言房以別之大
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户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户牖間而義曰

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室間爲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
證案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
右房而户牖間設依處正中矣又案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箋曰天子之
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户也正義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户偏東與房相
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中矣又案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箋曰天子之
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爲西當考
其戶也正義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户偏東與房相
近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门母左士冠禮尊于房
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案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
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户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
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户而在房東西
之中則房户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
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
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于房中西牖下南上內
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
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
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
下則北階者
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牆爲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
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楣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案鄉射禮曰射自楹
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
也物當棟而外射者必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
由楹外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
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案釋宮曰梁上楹

謂之楹楹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宰實陳于楹外簠簋盛陳于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為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為南北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為南北之中明矣又案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堂也又案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室中其有兩房者則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觀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即西箱也聘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書顧命疏

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絰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止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外通謂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注曰東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矣又案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若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內

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為堂隅為坫也

堂之側邊曰堂廉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西矣在其上注曰上堂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案鄉射禮衆弓倚于堂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猶主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賓饔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也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也賈氏曰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案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勝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階之上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記饔餼設飧陳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則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案鄉射之侯去堂五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雷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既曲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揖當碑揖也聘禮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閫橛也玉藻正義曰閫門之中央所竪短木也釋宮曰樹在地者謂之闑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閫者門中所竪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閫西

門限謂之閾釋宮曰陝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榹榹閾之間則謂之中門聘禮記

閫謂之扉邢昺曰閫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也庶人云廟門容大夫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其小故云陋狹也推此則自卜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注曰塾在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有西者是室有鄉又案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注曰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有西者是室有鄉又案士虞禮陳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有侯干宁也凡至門內雷爲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侯於雷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室二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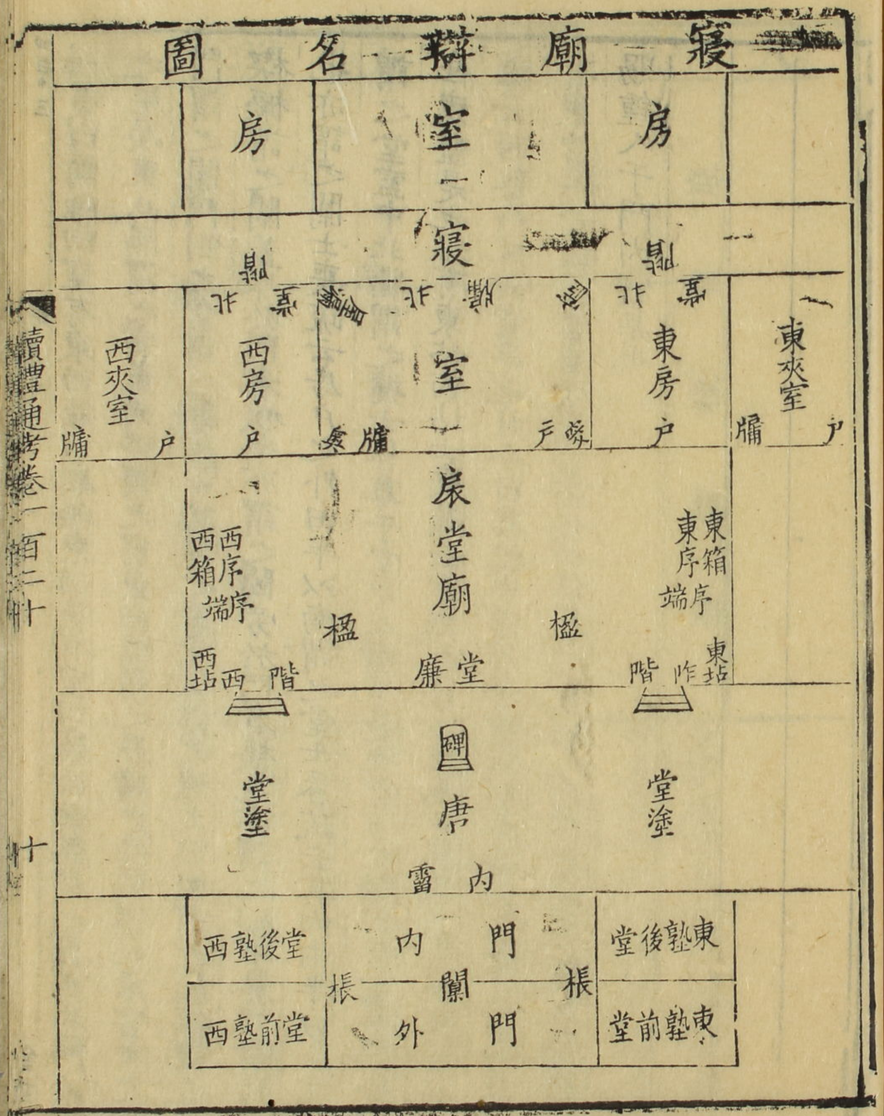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西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右是也閫東曰皇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案覲禮天子外屏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皆有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扉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

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案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向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唯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糊在道南其寢在廟北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朝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案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為徙于西墻下注曰西墻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墻下案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于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于堂矣牆者牆壁之總名室中謂之牖戶堂上謂之序室房牖戶之間謂之扆堂廉謂之坫堂上謂之序室房牖戶之間謂之扆堂廉謂之坫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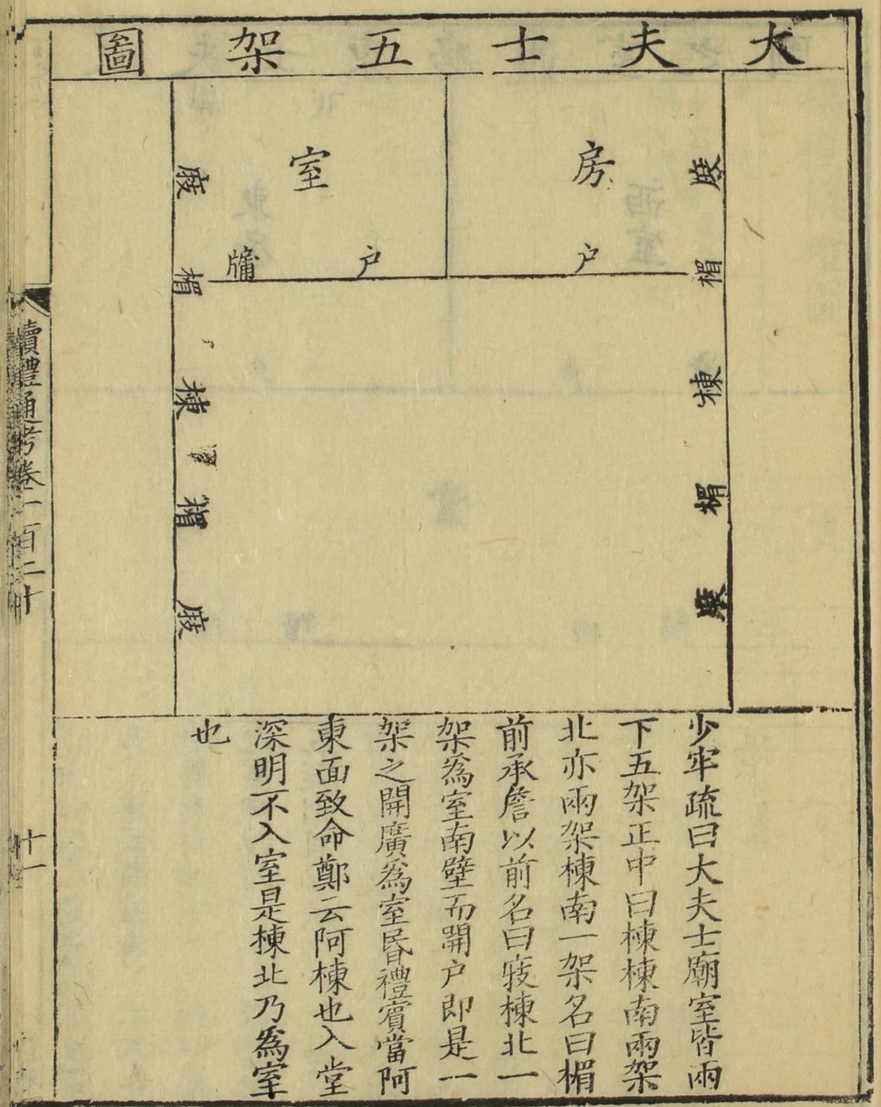
寢廟辨名圖



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

楊復曰爾雅曰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窔東南隅謂之宧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閨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又曰棁謂之閾楔謂之闑蓋棁於門者棁也亦謂之楔楔中於門者橛也亦謂之閫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室中北牆謂之墉士昏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堂下之牆曰壁士虞饋熯在東壁是也坫有東坫西坫士喪疏云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是也壅有內外士冠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月令曰其祀中霤古者複穴以居是以名室為中霤又有東霤燕禮設篚當東霤此言諂侯四注屋之東霤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觚以賜鍾人于門內霤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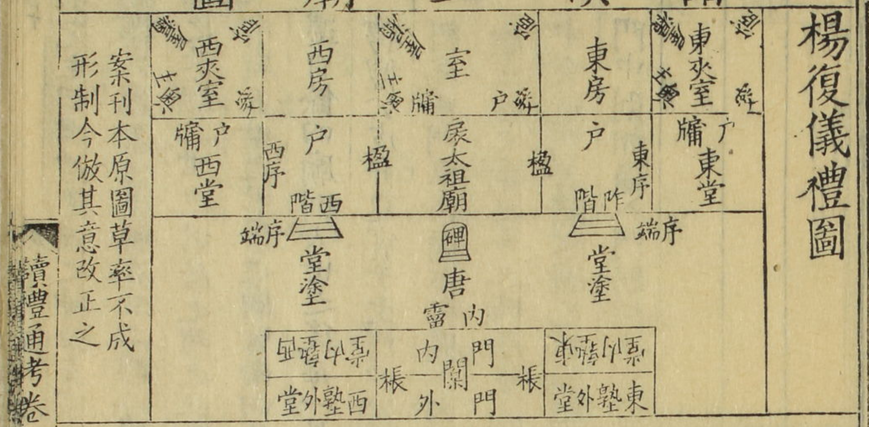
大夫士五架圖



少牢疏曰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詹以前名曰庪棟北一架為室南壁而開戶即是一架之開廣為室昏禮賓當阿東面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為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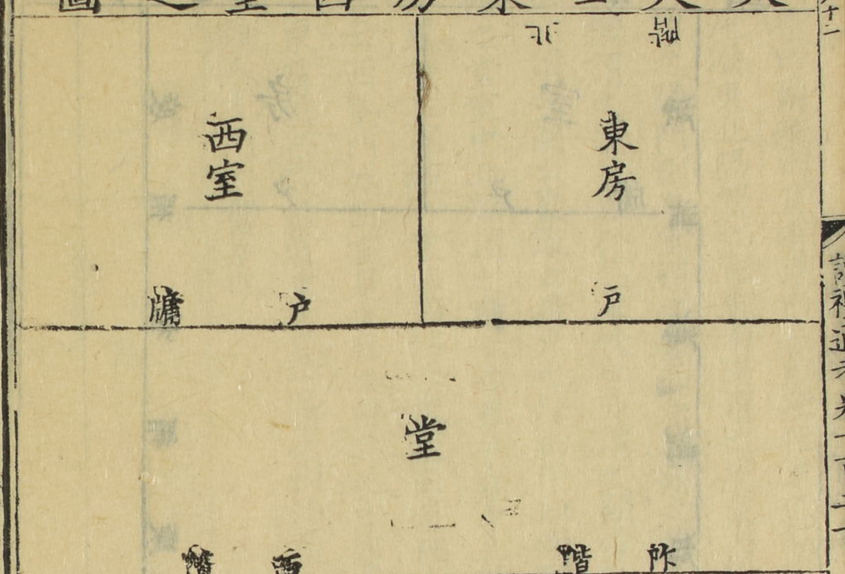
諸侯五廟圖

楊復儀禮圖



案刊本原圖草率不成形制今倣其意改正之

大夫士東房西室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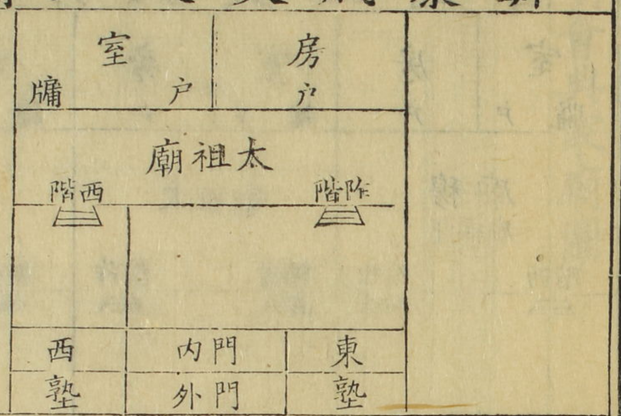
寢廟辨名已見前圖鄭注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故別圖以見之案陳祥道云鄉飲酒薦脯五脡出自左房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皆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恐未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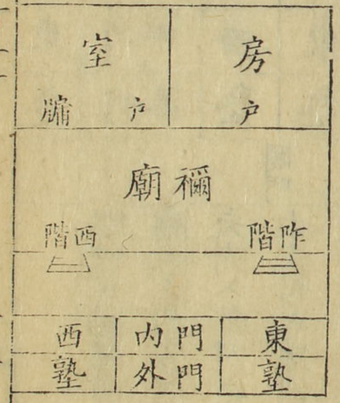
朱先生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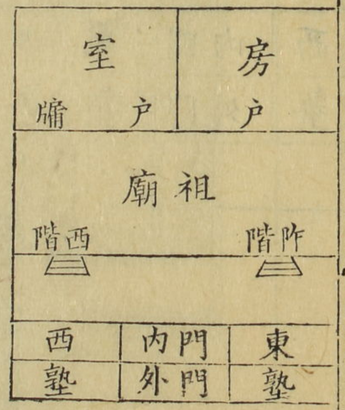
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疏曰諸侯三門皐應路則應門爲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門中則相通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相揖故每曲揖

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閎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

鄭康成大夫三廟圖







朱先生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一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

賈公彥大夫三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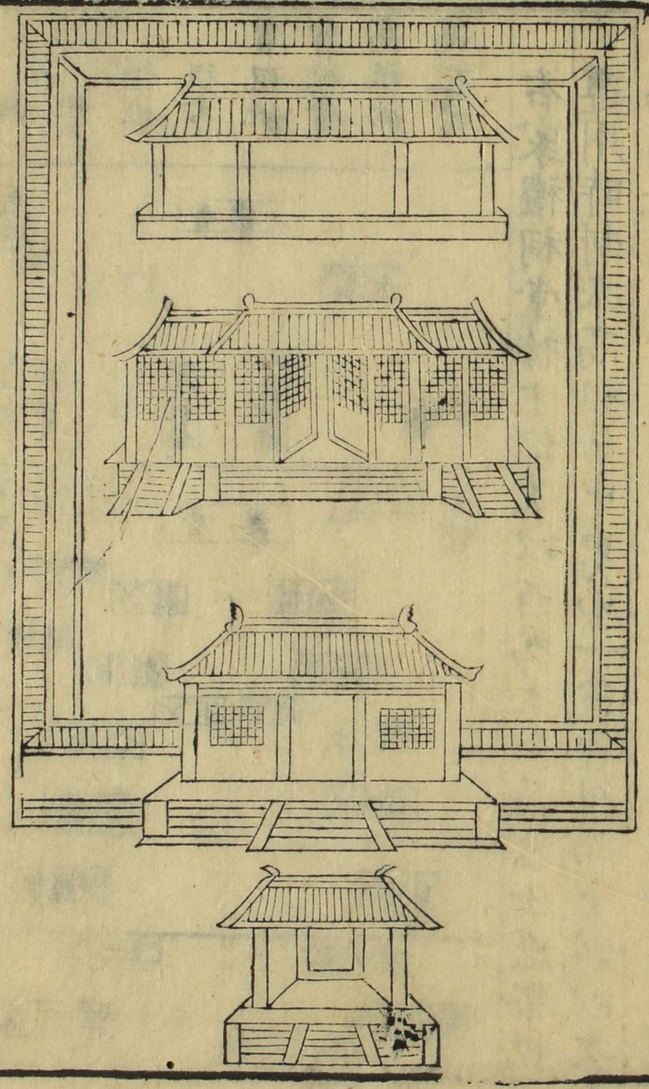
室	房	室	房	室	房
戶 牖	戶	戶 牖	戶	戶 牖	戶
穆廟 即禰廟		太祖廟		昭廟 即祖廟	
西階	阼階	西階	阼階	西階	阼階

西塾	內門外門	東塾	西塾	內門外門	東塾	西塾	內門外門	東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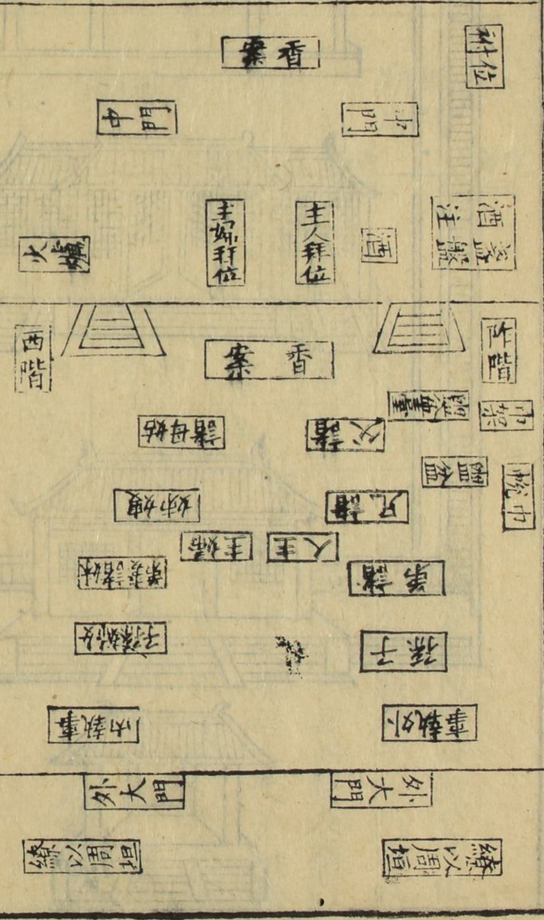
閤門 閤門

聘禮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疏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南北竪牆牆皆有

明會典家廟圖



妣
考　祖妣
祖考　曾祖妣
曾祖考　高祖妣
高祖考



右家禮祠堂神主位次以西為上今品官士庶祭祀遵用時制奉高祖居中東第一龕曾祖而下則以次而列云

乾學案作會典者其說如此而其圖上所刻仍以高祖居西曾祖而下以次而東何也當改為高祖居東第一室曾祖居西第二室祖居東第三室考居西第四室如丘文莊所定祭四世之圖可也

明會典品官家廟國初品官廟制未定大明集禮擬宋儒家禮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士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時享於寢之禮大略與品官略同

祠堂制度祠堂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下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為龕每龕內置一卓高祖居西曾祖之祖次之父次之神主皆藏於櫃中櫃置於卓上南面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卓亦如之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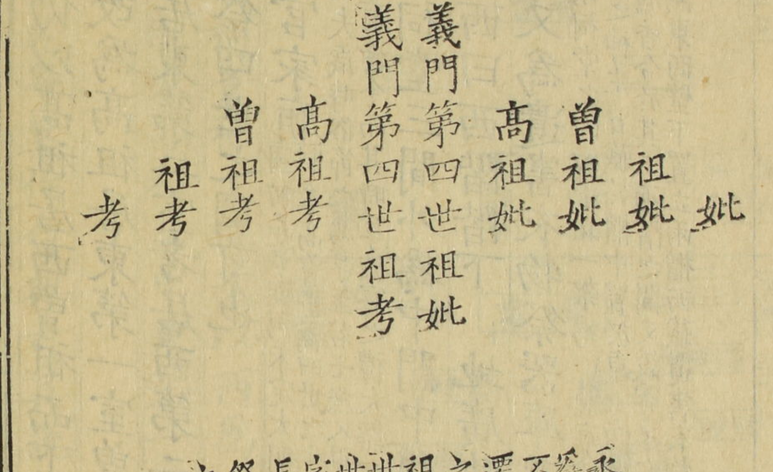
五世並列之圖

顯	曾祖	始祖	高祖	祖
妣考	妣考	妣考	妣考	妣考

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士適士二官師一庶人祭於寢先儒拘於古者固已謂祭四代為僭矣又加之始祖可乎近世人又有為五龕者其於時俗似若相宜但以高祖之考鄰於祖妣列祀之時翁婦相並不無可嫌其祀始祖之失又有甚於鄭氏者矣鄭氏祭及始祖猶有可諉者在他人家則犯分甚矣然則始祖之祭獨不可行乎曰必如程子所謂冬至祭之可也

附義門鄭氏祠堂位次圖

小宗　大宗　小宗



永為不遷之四位考其左四位則高曾祖考四世之妣也是為小宗夫世世家長始祖之右而妣居其左則固以西為上也及其並列四世之考則曾居高之右考又居祖之右則又似以東為上矣不知其義何所處也況古者

丘濬曰濬案浦江鄭氏家儀有列祠堂位次圖列為五位以其第四世祖位為大宗居中其右第一位則高祖考第二位曾祖考第三位祖考第

祭四世之圖

顯祖考 顯祖妣			
高祖考 高祖妣	顯考 顯妣		
曾祖考 曾祖妣	高祖考 高祖妣	顯考 顯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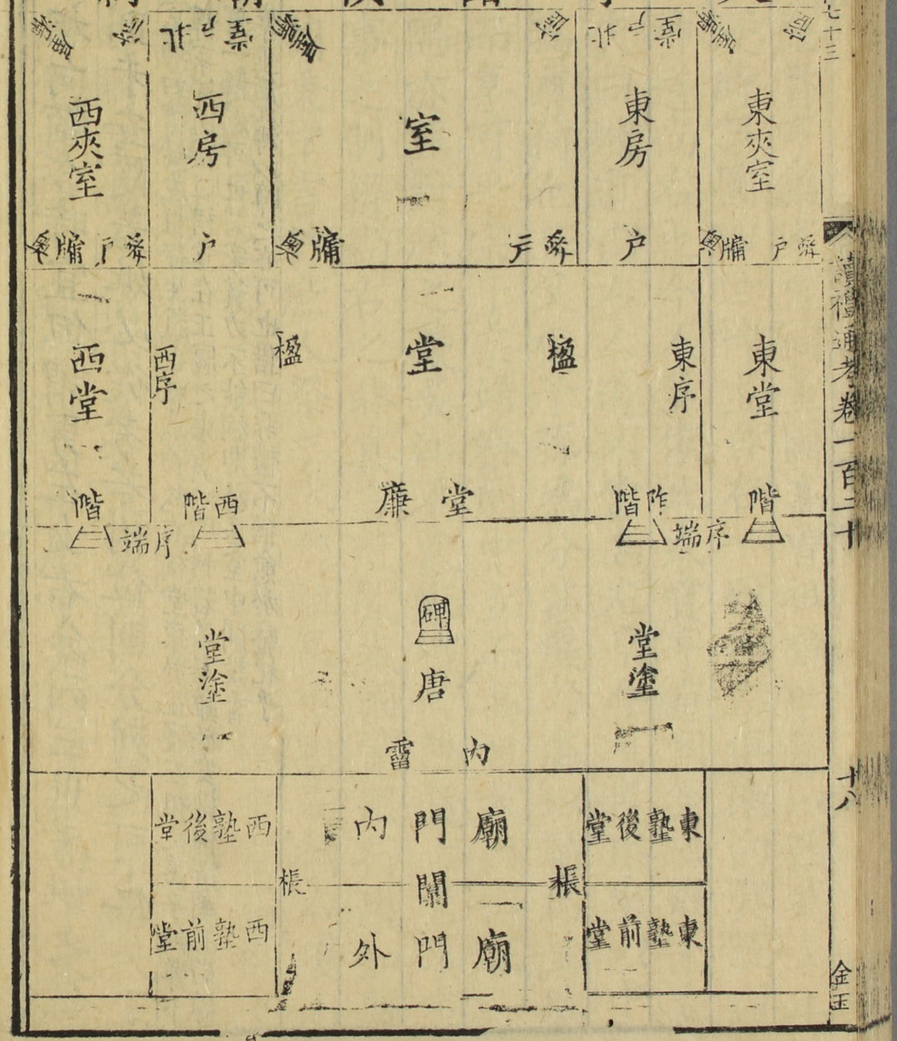
丘濬曰國初用行唐縣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而祖左禰右今擬士大夫家祭四代者亦合如時制列龕祠堂板以限隔則無翁婦相近之嫌若夫出主以祭於寢則依家禮以右爲上之制庶幾禮俗兩得云

魏校書朱子祠堂圖後案古之廟制以中爲尊故太廟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列今四代之位自西而東則非以中爲尊矣宗廟之制辨其昭穆爲先今既以西爲上則昭穆之法皆不可行恐於世代難辨故鄭子上問以西爲上之制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分一有遞遷則羣室皆動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斷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爲快乎今謹述朱子之意擬爲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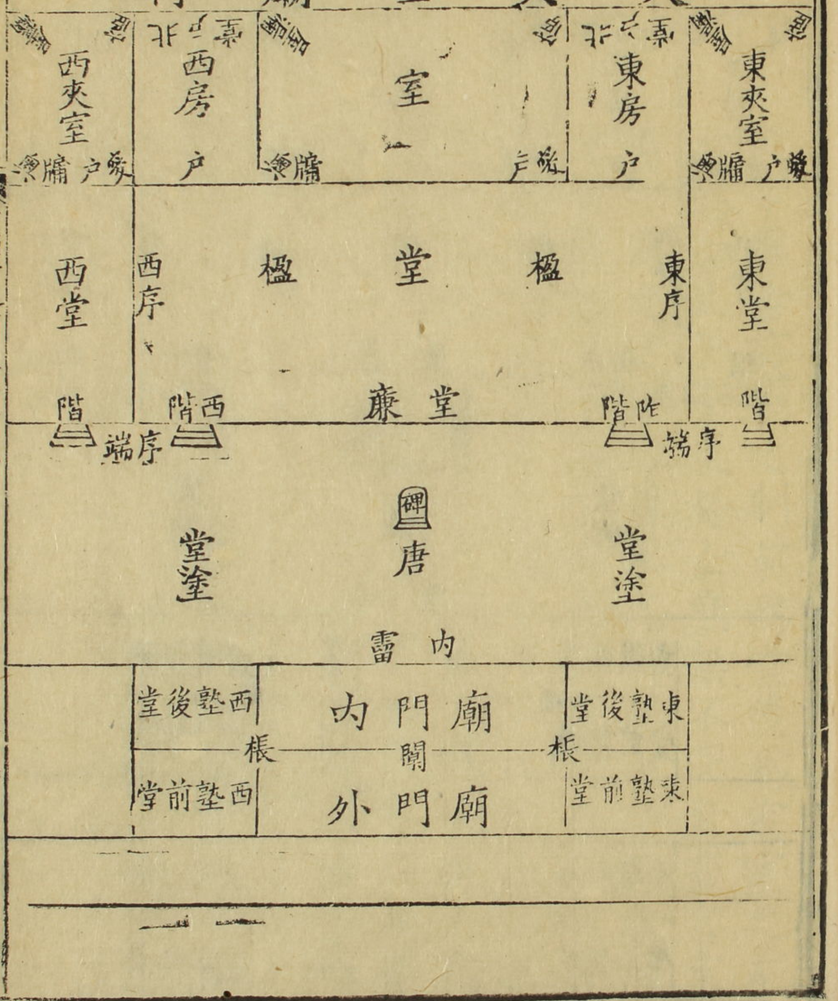
金貴亨集家禮祠堂圖高曾祖禰四龕以西爲上正寢時祭圖四世神主自右一列而左俱南向其說曰神道尚右也今人多依此式貴亨每家祭心竊未安夫曰神道尚右人道不當尚左乎今生者序坐以中爲尊何也且父祖子孫爲分甚嚴乃處以駢席並肱而享可乎宗子宗婦祭則中立而高祖考妣僻在一隅亦非對越之義吳江莫氏家禮考證援古堂事室事之制辨尚右之非其言有據我國家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瓊山丘氏遵用之擬士大夫家奉四代之祠中左高祖中右曾祖高之左爲祖四龕相隔俱南向時制既協人情亦安特正寢猶泥舊圖四川毋氏家禮集要論正寢位次高祖居中南向曾祖而下東西相向頗合時宜但謂男左女右分列三世考妣之位則未安兩蓋妣必從考若祔位則分列之可也

呂坤四禮疑左祖從生氣也社成物故右祠堂東於正寢左祖之義乎地難卜靜家貧同室○祠堂在正寢之東義法周制若居室難於安排神道幽而尚靜擇一靜處可也若家貧力不能祠即於居室中間設香案垂簾簿以障之亦可也借曰非禮不猶愈於廢祀乎

天子諸侯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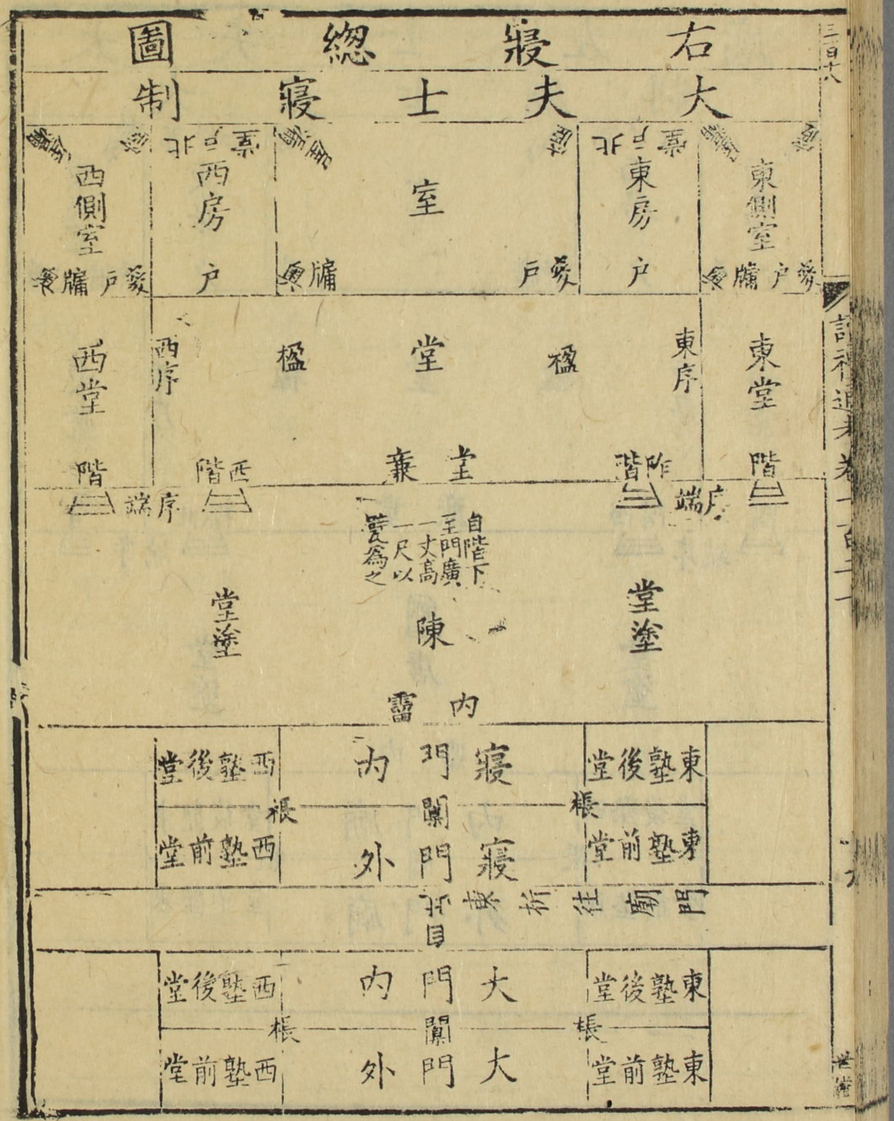
大夫士廟制



大夫士左廟

右寢總圖

大夫士寢制



乾學案古寢廟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室之左右爲房此天子至於士庶無不同者蓋宮室有一定之式不以尊卑而有異也乃鄭康成注儀禮謂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大夫士止有東房而無西房後之儒者莫不從之而不敢背夫儀禮一書王侯之禮居其二士大夫之禮居其八若果無西房則一切冠昏燕射喪祭諸儀行於戶牖之間者悉在於西偏而不得在其中間矣豈古制果如是乎獨陳用之覽其謬力言大夫士皆有西房其說甚善朱子雖以西房爲宜有而未敢決言楊信齋作儀禮圖深以陳氏爲是而立說則尚從其舊夫聘禮賓館于大夫士明言退負右房則大

夫士之有西房經固言之矣經文言之而諸家猶執鄭氏之解是豈注疏可信而禮經反不可信與愚今折衷衆論定為此圖雖有戾於注疏之說竊以為古人之制當必如是而後得其正也敢以質於知禮者焉○又案夾室之制先儒多謂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愚考尚書顧命明言西夾南向則非東西相向可知而謂在庭之兩旁乎蓋謂之夾者以夾於正寢之堂而得名也故今定以東序之左為東夾西序之右為西夾若夫爾雅有東西箱曰廟之文正指堂上兩旁之夾室言而非如後世之東西箱房也

萬斯大與陳令昇書伏自念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為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為備言義理則禮記為精在聖人即吾心之義理而漸考之為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某取儀禮讀之初病其難讀推求其故大要十七篇中以冠昏喪祭朝聘射鄉燕食相見為之目以冕弁衣裳帶韠為之飾以幣帛皮圭璋琮車馬為之物以鼎俎豆籩簋簠敦鉶為之器以升降拜跪揖讓為之文委曲周詳至繁至密讀者不苦其重複即病其猥瑣而愚以為難讀者皆不在是也古人之禮行於廟者十七行於寢者十三廟寢之制今昔不同不瞭然於胸中徒見其敷陳序列於堂階房室戶牖之間而處所無定將有於右而疑其左於上而疑其下於內而疑其外者此儀禮之所以難讀而信齋楊氏所以特為此圖也就圖而論門廷堂階諸制亦皆明備獨房室與經不合鄭康成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無右房陳用之則謂經有明言左房東房者言東以有西言左以有右則大夫士房室與諸侯同信齋頗然其說而為圖尚仍鄭注今考聘禮賓館明有右房而鄉飲酒禮席次若無右房則不合經不多見者或以為藏服器之所而已安得竟謂無之竊依經文更為左廟右寢之圖門庭戶牖堂階房室昭昭布列明乎此則凡行禮之始終節次井然秩然雖其委曲周詳至繁至密者無不言下立辨矣

萬斯大儀禮商古人之屋從堂棟後第一楣隔斷前為堂後中為室左右為房鄭氏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有左房無右房後儒多從其說予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能容衆賓之席因以為必有西房於於聘禮梁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明言有右房矣據此經云鄉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而曾子問有云鄉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賈氏因謂此負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於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予謂古者諸侯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必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嚴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必不從同即今舍聘賓於公館亦必大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為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皮帛於館堂賓不致主人不拜果公館而有主人乎蓋宮室之制如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天子諸侯臺門而大夫士無之此則尊卑之差也若夫右房

無之不為罕有之則於言禮合無之則於言禮疎謂之為有
於禮何害而必經經然持之以為不可言有也且使果必天子諸侯而後可有
右房果大夫士而必無右房也徧考禮經何以無一言及之乎○又鄉飲酒禮
席次第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位皆不屬為不詳何方何鄉當於鄉飲酒義
及鄉射禮考之義曰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主人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
此言其方也又曰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于東方此言其鄉也鄉射禮曰
賓南面衆賓之席繼而西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于賓席
飲酒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略著其方與鄉也鄭本此二者注
之西其方其鄉各得其正但古人房室在堂之北鄭謂唯天子諸侯有左右夾
大夫士東房西室無右房若是則賓席牖前固當西北矣然而實逼西序席西
餘地無幾何能容衆賓之席故楊信齋嘗以為疑陳用之云鄉飲禮薦脯醢由左房鄉射禮薦脯醢由左房大夫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
左房鄉射禮薦脯醢由左房大夫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
諸侯禮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諸侯同可
知如其言則賓席牖前其西得容衆賓之席乃得其解矣或疑如此則賓席不
當西北不知古人堂雖一統亦有三間形制賓
席西北就堂中言也假坐東北宜何鄉曰如賓
萬斯同曰古宮室之制與今迥異禮經既不言其式後人又多異其詞故雖好
禮之士有讀儀禮終篇而仍不曉其面折之詳者大約堂之後為房室室居中
而東西兩房夾之此王侯之燕鄉士無異制也乃鄭康成釋儀禮謂王侯有東
西兩房而大夫以下但有東而無西後儒遵之莫不本此以立說獨陳用之覺
其謬謂大夫士亦有兩房自蹟證矣而又未敢決言至楊泰溪儀禮圖雖謂士大夫
謂大夫士亦有兩房自蹟證矣而又未敢決言至楊泰溪儀禮圖雖謂士大夫
宜有西房而立說則仍依鄭氏紛紜之論究未有定以愚斷之禮文不言西房
也非無之而不言物之所隱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無所事於西房故不
言耳使其果無則禮但言房而可已何以每言東房右房邪古之所以不用西
房者蓋古人行禮皆在於廟廟之神主藏於西壁神以西方為尊若行事於西

房則疑於壓神之上此其所以不用也安得因經文不言而遂謂大夫士無西
房之制哉然禮雖不言西房而房未始不言右房右房非西房而何而胡云大夫士
無之也試觀門之制中為門而東西為塾自王侯以迄士庶無不同也門既如
此房與室何獨不然雖貴賤之等差不可以無辨然非所語於房屋之間也猶
之衣裳帶履士庶雖卑但與王侯異其製乎且古吉凶諸禮
多行於戶牖之前以其為堂之正中也若無西房則戶牖之前乃堂之西偏而
非堂之中間矣豈宜行冠昏諸大禮乎
有東西楹也堂下之有東西階也與夫門側之有東西塾也皆取其規制之正
耳若西房而果可無也寧復成其規制乎哉至於郝仲輿氏謂天子諸侯亦止
有東房而無西房則益背謬不經彼於顧命東房西房之說尚有所不顧又何
足與之辨也○又曰夾室之制孔安國注尚書顧命篇於西夾南鄉之下注云
西箱夾室之前於下文西房之下注云西房西夾室東於東房之下注云東房
東箱夾室孔穎達疏依之謂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
之夾室則是竟以東西房為東西夾矣夫尚書之文明分西夾與西房為二而
茲乃合而一之乎鄭康成釋議禮又謂房當夾室之北而陳用之遵之不知房
之南即堂之東西室處也豈有夾在房南之制假使房在北而夾在南則房無
通則之處不可以為房矣陳氏既知孔說之非獨不知鄭說之非乎或曰鄭氏
之意謂夾室在階之前而房正直其北非謂逼處房南也若是則亦當指堂之
南為夾而不得以房之南為言況乎夾室之處實非在房之南乎然則夾室何
在曰在序之兩旁東序之東為東夾西序之西為西夾也何以知之士喪禮俟
尸之後主人襲經于序東鄭氏注曰序東夾前賈公彥疏謂序牆之東當東
夾之前此說之可證者一也公食大夫禮公許實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賈公彥疏序
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此說之可證者二也又公食大夫禮公許實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賈公彥疏序
退于箱賈氏疏謂室有東西箱曰廂其夾皆在序外此說之可證者三也由此
以言夾室在序之外而不在房之左
旁東西相向然則其說非與曰此言背經而害義何可信也顧命言西夾南向

則夾非東西相向可知矣禮祖宗之祧主皆藏於夾室以其在序之兩旁故可藏於此若在庭之左右則是子孫儼然居上而坐祖宗於堂下矣豈非害義之至乎且既謂之室則奧窔宧屋漏皆有定位矣如果東西相向將奧窔之類不盡皆易位乎凡此皆禮之顯然易明者而郝氏故違之也蓋謂之夾室者以其夾於廟之兩旁而其制止有室而無房故謂之夾室豈在庭之左右如後世之東西箱云爾哉然則夾室之解賈氏之言最善鄭氏有合有不合而孔氏陳氏意義之夾室之為制必顧命南向之說為主而輔以賈氏之解則得之矣